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門仁12
1609
9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四

梓材

集傳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爲雅。故以爲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卽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

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爲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爲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沈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脈。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集說　朱子曰。吳才老辯梓材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辭。未嘗如前一半稱王曰又稱汝。爲上告下之辭。亦有此理。○又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樣處恰恰好。○梓材後都稱王。恐別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

稱朕予而自稱王。斷簡殘編。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曉者缺之。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集傳 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孔氏穎達曰。卿大夫。在朝者。都家。卿大夫所得邑。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周禮有都家之官。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閒者。惟邦君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以用也。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爲政。又用其人以爲輔。○林氏之奇曰。自古天下之患。常起於上下之情不通。上之情莫不願通於下。下之情莫不願通於上。然而常蔽塞不通者。無以達之也。故誥康叔如此。則自天子至於庶民。其好惡喜怒。莫不曉然而可知。上下交通而無閒。此則邦君之任也。○呂氏祖謙曰。自康叔言。則有臣民大家三等。自王言之。則率土皆王臣。但言厥臣。皆在其中矣。○陳氏大猷曰。大家。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定四年左傳載封康叔。分以殷民七族。自陶氏至終葵氏。卽衛之大家也。大家之情。與臣民常親。蓋臣民素服屬於大家。而大家之強阻。亦臣民擁助之也。國君能施仁政。撫其臣民。由臣民以達其情於大家。則臣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又由臣以達其情於天子。而邦君之責盡矣。○王氏應麟曰。

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繫人心。維國勢。○陳氏櫟曰。邦君處上下之間。達王必自達大家始。得罪於巨室者不公正而無以服其心也。此難以強力服。而可以公心化。以邦君一人公正之心。能通乎一國臣民千萬人之心。由之以達乎大家之心。則以其下達者。而上達其流通而無留滯也。必矣。○王氏樵曰。云以某達某者。謂先得乎此之心。而後可以通乎彼也。魯君失民。故不能制三家。故達乎大家有道。臣民愛戴。政自行於大家矣。不能其大夫國人。何以事上。故達乎天子有道。一國順治。情自孚於天子矣。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集傳　恆。常也。師師。以官師爲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陳氏師凱曰。三者皆因罪人所歷過。或知情。或藏匿。或貲給之。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疢也。漢書薛宣傳注。以杖手毆擊之。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瘡癥者。律謂疢疢。○陳氏師凱曰。說文云毆傷也。此章文多未詳。

集說　林氏之奇曰。以論語之所謂厲已。孟子之所謂厲民觀之。則厲殺人者。不以其罪而殺之也。故謂之

厲。敬勞者。唐孔氏曰。卽論語所謂先之勞之。是也。惟爲君必先有以敬勞之。而後其臣罔厲殺人。故汝今往之國。不可不盡其敬勞之道。○時氏瀾曰。虛心屈已。不敢自用。常言我有師師。則非一人矣。官屬官長。無不師之。始盡爲邦之道。○陳氏櫟曰。此節自當缺之。今姑采合諸說解之曰。汝若常發越謂羣臣言。我有交相師師之三卿。與正長之尹。衆大夫之旅。我意言我欲無虐殺人耳。亦以其君先恭敬勞來其民。爲臣者。遂往效君以敬勞。遂與往日爲姦究殺人者。罪人所輕歷者。今皆寬宥與之爲新。羣臣遂亦見其君之事。凡戕敗人者。亦寬宥之矣。君宥其大者。臣亦宥其小者。大意欲康叔率其臣以戒虐殺。施寬宥也。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集傳　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爲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

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爲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

虐人可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周官太宰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注曰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然則監者蓋指諸侯而言啓監云者猶曰立其監也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則啓監者非爲民而何○陳氏經曰引有徐徐之意治亂民猶亂繩急目前之效而欲速者皆非所以安養之也○陳氏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視萬國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故稱之爲監○王氏樵曰至于謂加恩到此也寡者人之所忽而至于敬寡婦者惠所難遍而至于屬婦則窮獨可知屬者無依者使之有依也○民不能自生自養自致于安爲之引者邦君御事之責也引字中有事在言此者見侯職有所重王室之責成有所在而不可徒事乎刑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丹雘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

集說 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陳氏師凱曰敷廣也爾雅云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曰畎塗塈泥飾也林氏之奇曰堅說文曰仰塗也顏師古注漢書亦曰即今之仰泥也茨蓋也林氏之奇曰穀梁傳曰焚雍門之茨范甯注曰茨蓋也茅茨者亦謂之茅蓋屋也梓良材可爲

器者。林氏之奇曰。器用以梓木爲良。故古者木工謂之梓人。朥采色之名。孔氏穎達曰。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朥朥是采色之名。有青有朱。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敷菑以喻除惡。垣墉馬氏融曰。卑曰垣。高曰墉。以喻立國。樸斲陳氏大猷曰。具粗曰樸。致巧曰斲。

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爲也。疆畎墾莢。丹朥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集說　朱子曰。梓材一篇。有可疑者。如稽田垣墉之喻。卻與無胥戕無胥虐之類不相似。以至於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卻又似洛誥之文。乃臣戒君之辭。非酒誥語也。○陳氏櫟曰。三者之譬。謂武王既盡勞以始之。叔當因舊成就潤飾以終之。不可變成規而廢前功也。○王氏肯堂曰。立防閑之具。而備禦之有方。使已去之惡。無自而乘隙。曰爲疆畎。盡維持之心。而綢繆之有法。使已勤之基。永保其無虞。曰塗墍莢。妙粉飾之功。而潤色之盡善。使已立之制。煥乎其有文。曰塗丹朥。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集傳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陸氏德明曰。夾音協。近也。○孔氏穎達曰。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懷遠爲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王

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

集說 林氏之奇曰。惟先王之所以懷服庶邦。使之小大相比以永享者。其本在於用明德。故今王繼體而立。用此常道。以集庶邦。而庶邦亦將大享也。蓋今王之集庶邦。既用先王之常道。則庶邦之來享。安得不盡如先王之世哉。○陳氏櫟曰。朱子既以爲他書錯簡。誤綴在此。則不當復以爲武王命康叔。只云臣告君可也。○王氏充耘曰。古者封建諸侯。各私其土。各子其民。其勢易至分裂。而自守。以天子而統馭萬邦。千里之王畿。其力豈足制諸侯哉。所恃者有德以柔服之而已。故夙夜匪懈。已之所以自治者益殷。則能聘世朝。諸侯之所以事上者愈謹。不然則諸侯不享。而爲天子者。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耳。故自古以來。惟以四方朝貢爲盛事。周公教成王。亦以爲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爲此故也。○王氏樵曰。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取象於此之意。欲其情義足以相維繫而不散也。所謂懷爲夾作兄弟方來者也。先王用何道曰明德而已。此之九五曰顯比。言顯明其比道。如接之以禮。待之以誠。上以德而顯比於下。下亦以德而親比於上。修其職貢。孰敢有貳者哉。諸侯之向背。卜王室之盛衰。王室之盛衰。視吾德之修否而已。后式典集庶邦丕享。有周大臣。當其全盛之時。而豫以進戒其見遠矣哉。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集傳 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皇天盡以中國民付之先王。而一民莫非其臣。盡以疆土付之先王。而尺地莫非其有。

○朱子曰。尚書句讀有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一句。○沈氏澣曰。有人斯有土。故帶疆土言之。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集傳 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猶悅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民迷則悖。欲使保乂之。當先以和。和然後惟王之聽。惟王之聽。然後可以先後之。使不失道。○陳氏大猷曰。迷民未率。故王惟德是用。以和懌先後之。和之使不乖。懌之使不怨。先引之於前。後助之於後。不惟以悅民心。亦所以悅先王受命之心。○王氏樵曰。謂之迷民。見其因無君師教導繆其所趨。非所當忿疾也。當用德和懌之。謂以禮義和融悅樂其心。使之慕於善而不能已。或先之以啓其悟。或後之以掖其成。如是而民有終於迷者乎。

附錄 陳氏櫟曰。訓肆爲今。不若云故也。遂也。朱子謂爲承上起下之辭。書中肆字在句首者。如肆類于上帝。肆嗣王丕承基緒。肆往姦宄。肆亦見厥君事。皆故與遂之意耳。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集傳 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所君永命之辭也。案梓材

無窮之心歟。○馬氏森曰諸侯乃國之藩屏。民乃國之根本。用德所以化服臣民。而疑固天命之道。實在茲也。

總論 蘇氏軾曰。此書專言王惟不殺。則子孫萬年享國。故以皇天所付爲言。詳考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反復丁寧。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於殺不殺之報。一一若符契可必也。而世主不以爲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以勸之殺。悲夫。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劉銖屠其家百口。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延義荅曰。漢本未亡。以刑殺寃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劉銖。及蘇逢吉第。期滅其族。聞延義言。矍然貸之。誅止其身。予讀史至此。未嘗不流涕。沸太息。故表其事於書傳以救世云。

召誥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卷十四　召誥　卷叶九

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爲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爲語意相類。合爲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觀禮考之。天子以正遏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爲誤簡者爲得之。但謂王啓監以下。卽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

集說 陳氏櫟曰。子子孫孫永保民。則欲世王之久安天下也。意實公而非私。於王家。人臣祈天永命。忠愛

集傳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杜氏預曰三塗在陸渾南北望嶽鄙杜氏預曰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嶽之邑○陳氏師凱曰史作塗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 林氏之奇曰武王有宅洛之意而周公成王成之者誠以洛爲地中五服諸侯之朝覲貢賦道里爲均故建以爲都以居九鼎而會諸侯於此焉車攻之詩美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而其詩謂之復古則自宜王之前其會諸侯蓋皆於此而萬乘之君則當在于鎬以宗廟社稷之所在而王業之所本故也○陳氏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

成王于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沖和之氣。宅土中以莅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勢。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竝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陳氏櫟曰。宅洛之事。武王志之。成王遷之。上告祖廟。送咨大臣。一日而建千萬年宅中圖大之基。謹重如此。周公自洛歸鎬。召公因作誥。其忠愛尤在此。蓋以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尤難。王之在豐。召之相宅。固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召公拳拳以敬德永命戒王。敬不敬之異效。凡七言之。至謂不敬德則必墜厥命。其詞甚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集傳 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孔氏穎達曰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此年二月小。乙亥朔。十五日卽爲望。是已丑爲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林氏之奇曰。豐者。漢右扶風鄠縣鄠水是也。卽禹貢所謂東會于澧。其邑在澧水之西。鎬者。漢長安西南有昆明池北鎬陂是也。文王廟在焉。

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文王居豐。武王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告武王也。○王氏安石曰。以朏望明魄紀月。以甲子紀日。書法也。○朱子曰。豐鎬去洛邑三百

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畫圖之爲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此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或問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之何其可爲也。曰。周禮一書。聖人作爲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集傳　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迤邐而來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

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也。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集說　孔氏穎達曰。經營。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郊者。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額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林氏之奇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盤庚之遷亳。太王之遷岐。衛文公之遷楚丘。未嘗不卜也。洪

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營洛之謀成王君臣既有定議矣於是謀及卜筮也卜既吉則人謀鬼謀無有差忒所以經之營之而規度其朝市宗廟郊社之位○王氏肯堂曰經營未是興工只是定其處所蓋經營定繩攻之故三日庚戌始以庶殷攻位也經營中亦有許多事如城郭之里數宗廟郊社朝市制度修廣之數之類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集傳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於戊申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爲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林氏之奇曰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而導洛東北入于河則洛汭爲洛水之北也可知禹貢曰導洛東北會于澗瀍則澗瀍皆在洛之北而王城在瀍之西成周在瀍之東雖澗在瀍之西而澗瀍皆在洛之北故位于洛汭也○馬氏森曰上卜宅得卜見敬以稽天而天意從此攻位位成見悅以使民而民心服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集傳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

呂氏柟曰召公先理其繁周公

斯觀其
要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乙卯。十二日也。○呂氏祖謙曰。召公已成位。周公方來觀。上相之體然也。○王氏樵曰。召公至洛卜宅者。卜其地之吉。卽所謂澗水東。瀍水西。又瀍水東是也。得卜。是已得其地。卽所謂惟洛食者也。卜以戊申。而周公至以乙卯。乃云我卜者。二公同心同謀。召公之卜也。或言乙卯
日周公再卜者。非。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集纂 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丁巳。十四日也。○林氏之奇曰。用牲于郊。告祭於天地也。王博士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蓋祭亦可以郊言之。惟郊于天地。故用牛二也。○朱子曰。此間當有告卜語。○古時天地定不是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理。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卻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妥如此。也還有方澤之祭。○陳氏經曰。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陳氏大猷曰。此蓋卽洛邑新立之郊社。以告作洛於天地。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王氏充耘曰。郊社。大事也。周召以人臣行之。可乎。蓋因事祭告。奉王冊命以行事。非常祭之比也。

案祭天地分合。從古聚訟。此經云用牲于郊牛二。注疏謂以后稷配。故牛二。蔡傳則云祭天地也。蔡但言祭天地。不言合者。天地各攻其位。位成而祭之也。疑此時南北郊之名已立。言郊者。統天地言之歟。周禮大宗伯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說。大司樂有圜丘方澤之說。又祭法。言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此皆天地竝言。祭天地異所。王者尊天而親地。未有祭天而不及地者。亦未有言其合者也。然則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禮固明言之。而北郊未有明文。此經之偶缺耳。注疏之家。鄭康成。賈公彥。孔穎達。崔靈恩。皆已補言之。周禮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注疏皆謂祀于北郊。又如禮記泰人言陽祀陰祀。注疏亦謂陰祀祭地北郊。又如禮記泰壇泰折之文。疏云。此經論祭帝於南郊。地而于北郊也。此皆北郊之說。鑿鑿可據者。以此言之。祭地之位。不待推而可知也。雖有冬夏至之分。而此於位之初成。非常祀之時。可比。故同日而舉也。社于新邑。謂此乃所以祀地者。非也。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又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云。此今時里社也。又月令命民社。仲春之祭也。詩以社以方。秋祭也。孟冬則云大割祀于公社。是一歲又三社也。社之祭。自天子以至於士庶人。皆得共之。其名至多。名同而義則各異。茲之社于新邑。乃社稷之社。位在庫門之右者。此其工氏之子曰勾龍者。是也。特以其平主土。謂之地而之神。可乎。地祇勾龍。同得謂之后土者因昭二十九年左傳魏獻子問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史墨答之。以勾龍爲后土。其實康成所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勾龍也。況乎祭天地之禮貴簡貴誠。只用薌犢。此人鬼之祭。故曰牛一羊一豕一。郊特牲所謂社稷太牢。而蔡傳引之者也。若以此社爲祭地。則王制所云祭天地社稷。地與社豈重累而舉之乎。至於后稷配天。以思文之詩爲樂歌。此乃行之於宗

周者東都初建恐未遑及此耳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集傳 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杜氏預曰度高深曰仞溝洫物土方杜氏預曰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糗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卽州牧也○孔氏穎達曰甲子二十一日也○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文有詳略耳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

厥既命殷庶殷庶殷丕作

集傳 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

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召公營洛自戊申距甲寅七日而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十日而用書庶殷丕作之日距甲子凡一月耳萬年之業成於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哉○陳氏櫟曰觀此則殷民之遷在未作洛之前明矣讀此當參看洛誥洛誥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其日同但洛誥言是日洛師此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不殊召公之吉卜兼洛再卜此不言者周公之吉卜也不殊召公之吉卜不言者周公之吉卜也兼洛誥自詳之此可略也乙卯至甲子十日乙卯日卜及達觀新營丙辰不言事蓋丁巳戊午將行郊社大禮前一日養精神而無爲也已未至癸亥五日又不言事乃將用書命丕作蝎精神以有爲也此五日中必會集臣庶計丈數揣高卑等事一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洛誥脫簡之在康誥者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至乃洪大誥治卽是三月十六日已未戊午祭社後一日也曰洪大誥治卽用書命丕作也細而考之脗合無間誰謂殘編斷簡不可見聖人經理之微密哉○王氏樵曰周召二公相繼以終事卜宅經營攻位位成者召公也觀營祭告命殷殷作者周公也位者定其作之規模作者成其位之功緒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集傳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

侯之幣。與召公之誥幷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庶邦冢君諸侯會于洛者洛邑成而獻幣。所以爲禮。且致慶也。○蘇氏軾曰。旅。讀如庶旅百之旅。諸侯之幣。旅王及公者尊周公也。○朱子語類。問據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洛。而周公繼至。不說成王亦來也。然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乃曰旅王若公。其辭又多是戒成王。未知如何。曰。此蓋因周公以告于王耳。○陳戒於王。而誥庶殷諸侯及其御事者。所謂公事公言之。王者無私也。王時在鎬。豈亦如後篇告卜。遣使奉幣。具此辭以告之歟。○陳氏櫟曰。作洛之急務。在於王身。下文遂詳言之。此召公納忠之大者。幣特恭敬之寓耳。篇末奉幣供王之幣。即此出取之幣。前後相照應。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集傳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爲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

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案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疎之有。

【集說】林氏之奇曰。此言天命之無常。苟無其德。雖紂之元子。而有此大國。元子。則其分爲正。大國。則其勢爲強。皇天上帝。亦改其命。而命有德者以代之也。惟周世世修德。可以上當天意。而膺其景命。成王繼武王而受命作君。則其休可謂無疆矣。然其休無疆。則其憂亦無疆也。有一言可以盡畏天之道者。敬而已。人君能敬以事天。則天之眷顧於我。無有窮已也。此召公所以戒王不可不敬也。○朱子曰。此數句者。一篇之大旨也。元子者。天之元子也。下文至篇終。反覆推衍此數句意耳。○眞氏德秀曰。詩云。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亦改厥元子大國殷命之意。○陳氏櫟曰。元子。天之元子。卽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之意。此元子謂殷紂。後元子謂成王。人君所以保天命。惟有敬耳。此一節。元老大臣。拳拳忠愛嗟歎以深警上心。不能自已之至情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集傳 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孔氏穎達曰瘝病也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殷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林氏之奇曰殷先哲王所以享國者惟敬之故也殷先哲王雖在天而後王後民藉其餘慶以服天命者亦惟敬之故也殷家自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故曰多先哲王也厥終指紂也惟紂謂敬不足行而商家之業自此終矣觀微子遯荒箕子佯狂則當世之所謂智者莫不藏於山澤之間其在位在職豈有利澤加於百姓哉惟病民而已此天之所以眷命而作周也王既繼文武而有天下則其於敬德也不可不疾惟恐不及也○陳氏櫟曰言天命不可恃祖宗不可恃惟敬德庶可凝固天命而迓續祖德耳敬德而言疾最有力蓋人心操則存捨則亡必緊著精神汲汲用工則莊敬日強苟悠悠玩忽則安肆日偷矣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

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集傳 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爲安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林氏之奇曰。大抵天之降災祥。惟視德之所在。當禹湯以其聖德克當天心。宜其天意之眷顧不容釋也。然使一日不敬德。則命不可恃。使桀紂而知敬德。則天迪從子保格保。將千萬年而不替也。以是知天之於禹湯桀紂非有好惡於其間也。惟視其敬德與不敬德而已矣。○眞氏德秀曰。面。謂向之而不背也。惟其朝夕一念。對越于天而不敢背違。然後能考知天意之所順矣。順乎天則天亦順之。此所謂天若也。○陳氏大猷曰。天命雖邈無形聲。而能面而嚮之。參稽其至順之理。終日與之對越周旋。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陳氏櫟曰。從其子而保之。即孟子天與子則與子之意。開萬世傳子之端。自禹始。故於夏言從子保。而於商只言格保。蒙上文也。兩面稽天若。即對越在天之意。此一節。蓋謂天與祖宗皆不可恃也。○申氏時行曰。夏周相去已遠。故曰相古。商乃近代。故曰今相。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集傳 稽。考。矧。況也。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耆者。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集說 朱子曰。已陳夏商敬德墜命之所由。又戒王也。○陳氏櫟曰。老成知古。又能知天。如太公周畢諸公在。不可遺也。稽考古德。非壽耆者聞見之遠。無所質。稽考天意。以定謀慮。非壽耆者德盛智明。不能決也。○王氏樵曰。將言敬德誠民。而先之以無遺壽耆。乃從進德之資。推言其要。以為最先。卽仲虺言修德檢身。而約之能自得師之義。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雖日在左右。嚴之而勿親。則無從而受其益。無遺者。親之之謂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集傳 召公歎息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智期之辭也。誠。和。碞。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

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嗇險可也。

集說　蘇氏軾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眞氏德秀曰。召公此篇。言畏天必及民。是畏民當如畏天也。周公作酒誥曰。迪畏天顯小民。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祇。周召之啓告其君者。如出一口。○王氏樵曰。誠者。得民心之和也。今休者。眷命用懋乃前人之休爾。治化維新。導迎和氣。斯王今日之休也。不敢後。所謂疾敬德也。民嗇者。天命之得失恆于斯。國祚之修短恆于斯。知莫險于民。則不敢後于敬德。以誠其民矣。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集傳　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爲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荅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王氏樵曰。中乂。謂自中而布治於四方也。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卽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賈氏公彥曰。據中表之東

表而言。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昳矣。是地與日爲近。晝漏半。已得夕景。故云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賈氏公彥曰。據中表之西表而言。是地於日未中。仍得朝時之景。故云日西則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賈氏公彥曰。據中表之南表而言。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景短多暑。不堪置都。日北景長多寒。賈氏公彥曰。據中表之北表而言。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於日爲近北。是其景長多寒也。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集說 王氏昭禹曰。土圭橫植於地。於圭之端立表。以表端之日景。與土圭相齊。無過不及。然後視地之中。

○朱子曰。言王來居洛邑繼天爲治。服事也。土中。洛邑爲天下中也。林氏以此句王來爲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稱周公言當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以及慎祀上下神祇。又自此居中以爲治。則是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陳氏大猷曰。君前臣名。故稱旦曰。配天。使仰無愧於天。俯無愧於鬼神。宅中爲治。使俯無愧於民。王其有成命而治民今休。周公所期如此之重。王可不思所以稱之。○陳氏櫟曰。作洛之事。召公任之而未嘗明言之。至此方言服于土中。而舉周公之言。以見作洛所以配上帝。奉祭祀。成治功。凝天命。其重如此。蓋下文將自進其敬德祈天之忠言。所以先引周公期望之語以開其端也。○陳氏師凱曰。周禮地官司徒測土深。正日景。所以求地之中也。所謂日南景短。日北景長。日東景夕。日西景朝者。是指其立表之處而言。其不中也。皆非地之中。而用此法者。乃所以求中也。步占之說

以爲日與地相去一萬五千里。爲地之中。土圭之法。圭長一尺五寸。以一寸準千里。當晝漏方半。置圭立表以測度之。夏至之日。上就元子言。而勉其誠小民以爲地中也。○王氏樵曰。上就宅洛言。而上凝今日之休。疾敬德以爲誠民之本。此就宅洛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定此節之所期者。正將于新邑初政卜之也。紹上帝。卽元子之意。自服土中。卽丕能誠小民之意。曰自服者。王今親政非復如昔者仰成大臣而已。舉旦之言。以見期望之同。周至文武。天命已成。此言王當終有成命者。王必自求所以面稽于天者。而後可謂之成命也。天有成命。斯誠民之至。而信爲今日之休也。此今休字。與上相應。上期之之辭也。此決之之辭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集傳　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爲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吳氏澄曰。節。裁抑之也。性。氣質之性。○王氏樵曰。性。如性之欲也之性。節。好惡無節之節。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林氏之奇曰。成王營洛邑而遷殷頑民。蓋使周民與殷民雜居也。故有殷治事之臣。亦有周治事之臣。我有周御事。其於朝廷之教令。如草之從風。無事於服之也。所當先者。惟訓服殷家舊治事之臣。除其暴虐。而消其貪鄙。使之親比介助我周家治事之臣。和叶而爲一。欲服殷御事。無他。節性而已。節之者。非強其所無

也。以其所固有之性。還以治之。去其不善而反之善也。有以節之。則臣民將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惟日其進於善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集傳 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集說 陳氏大猷曰。既以周臣率之。使之相觀而善。又以身率之。使之下觀而化也。殷臣化。殷民亦視效之而化矣。○馬氏明衡曰。以敬爲所。如仁爲安宅。義爲正路。蓋安身立命於是。造次顚沛於是。更無他事也。○孫氏繼有曰。作所。則心與敬一。無離合作輟之可言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集傳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爲出入。但上章

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集說　孔氏穎達曰。相。監。俱訓爲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林氏之奇曰。古人於天命。不以爲必有。不以爲必無。而每致於不可測知之域。惟人事之修於昭昭赫赫之間者。則未嘗不盡言之也。故召公於夏殷之有歷年及不其延。皆曰我不敢知者。疑之辭也。至於敬德則有歷年。不敬德則墜厥命。蓋無可疑者。○王氏樵曰。此承上不可不敬之意。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集傳　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

集說　林氏之奇曰。繼其功。則修人事。不責天命。不過敬德而已。夏以敬德而有歷年。殷亦以敬德而有歷年。皆其功效也。成王既嗣其命。可不嗣其功哉。○陳氏大猷曰。此章言尤懇切。○金氏履祥曰。今王繼二代而受天命。當繼其所以有功者。不可跡其所以亡也。○陳氏櫟曰。王乃初服者。善始可以占終。法二國之敬德而歷年。尤當謹之初服也。此句呂蔡以屬上章。孔朱以冠下章。使與初生初服宅新邑爲一套語。亦通。但此句實結上生下。若生子一段議論。實因此句而申明之。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集傳 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孔氏穎達曰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習爲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爲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以此新卽政始行教化比子之初生也欲學習爲善則善矣若能爲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而來是自遺智命矣○林氏之奇曰天以正性而命於人初無智愚之別其所以爲上智下愚者於已取之而已矣故曰自貽哲命言人之秉哲者雖命於天而其所以能哲者乃自貽之也○朱子曰王之初服不可不慎其所教蓋習於上則智習於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永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陳氏經曰自貽哲命命在我也天其命哲命在天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集傳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

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集說 朱子曰。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祈天永命者。只在德而已矣。○呂氏祖謙曰。祈永命無他術。惟敬德爲可耳。曰祈者。欲王知天命之未定也。○眞氏德秀曰。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曰祈者。蓋一於用德。乃不祈之祈也。○陳氏櫟曰。此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蓋今日作邑而自服土中。乃所謂初服。召公所以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疾云者。欲其乘此機而速勉之。有今罔後之謂也。肆惟王其疾敬德。蓋申上文王其疾敬德之語。而致重復懇切之意云。○王氏樵曰。上言知今我初服。見哲命吉凶。歷年皆未定。惟視初服何如。故此遂勉其疾于敬德。而用是以祈天永命。祈天永命。卽吉與歷年也。曰德之用。見無他道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集傳 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汎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集說 林氏之奇曰。王既惟德之用。則推之以治天下國家。豈以刑罰而繩斯民哉。如殷谷之靡。其淫用非彝也。久矣。然不敎而殺之。是果於殺戮也。豈可以乂民乎。成王告康叔。旣謂不可以其民亂非彝而速用刑罰。

不可以其湎于酒而庸殺召公之告成王。又謂不可以淫用非彝而敢殄戮。此皆忠厚之心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集傳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

集說　薛氏季宣曰。民可近。不可下。勿以小民易虐。果於殄戮。順之則其功可就。然非王居至善之德。刑於四海。民亦何所倣效。修身而天下法。散德之修。是乃王之自貽哲命也。○呂氏祖謙曰。以小民淫用非彝而敢於殄戮忿嫉一生。則損君德矣。人君之德。止於好生。元者。善之長。君以德元覆冒天下。宜可以小民淫用。遂損君德。○陳氏大猷曰。王位不在於土地人民。惟在德元而已。德元。亦猶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者也。○陳氏櫟曰。至此。則非彝之小民。化爲用德之小民。正所謂順導之而有功者。王奠以尚刑不尚德爲哉。○王氏充耘曰。王者德足以蓋天下。而天下皆化之。所謂黎民於變時雍之氣象也。則王豈不赫然章顯矣乎。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集傳　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朱子曰。以小民。如以

某師之以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曰以民心爲天命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夏殷歷年以能化小民之故欲王以此小民而祈天永命也王敬厥德於上而小民儀刑於下上下好德如一則天豈用釋之哉孟子曰民爲貴得乎邱民而爲天子故祈天永命必在於小民也○眞氏德秀曰永命之道無他惟修德與愛民而已命在天於小民何與蓋天無心以民爲心耳○吳氏澄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一語通結上三節與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一語相始終○陳氏櫟曰勤恤即無疆惟恤之恤上下勤勞以軫無疆之恤惟期於兼二代之歷年非他有以也惟欲王以小民受永命耳三節三言小民始終致敬戒王以非彝殄戮之繼欲以元德儀刑之末欲以之而受永命以之者何惟尚德不尚刑知其生雖至微而關於天命者至大至久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集傳 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

言也。自心言之。一視同仁。合商周而爲一。自勢言之。所謂讎民友民者。化猶未純正。將隨其宜而撫摩敎迪之。謂之讎者。欲成王知商民尚伺闕失乘閒投隙。其勢可畏。警戒之切至此。初非分爲二體也。○陳氏經曰。保受王之威德奉行之。此臣之職也。王既有成命。當求所以永命。成命在今日。永命在子孫。保受王之威德者。臣下之所能。至於祈天永命。則非人臣之所能。在人君疾敬德以祈天命。我非敢勤者。召公不敢自以治洛爲功勞也。至此則責望於王之身者甚重。恐成王專倚恃臣下也。我但能恭奉幣以供王。慶王之能祈天永命而已。則祈天永命。在王而不在召公矣。○陳氏大猷曰。篇終復總始末之要。以告王。敢以讎民等保受威命明德者。因庶殷侯甸和會作洛而言。敢以者。自任之辭。王末有成命。與上王厥有成命相應。王亦顯。與上越王顯相應。惟恭奉幣。指前取幣旅王而言。待王能祈天永命。將以致慶而已。期望不已之意。可謂婉而篤矣。記曰。頌而無諂

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爲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案恭奉幣意。卽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集說　薛氏季宣曰。先讎民後友民者。作洛以鎮靜商人爲先也。與前言先服殷御事同意。○時氏瀗曰。召公前旣言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合而爲一矣。至此又分爲讎民友民者。前自心而言。後自勢而

諫而無驕。召公以之。○杜氏偉曰。敬德一也。自施之政令。以整肅天下爲威命。自宣之教化。以啓迪天下爲明德。

總論 林氏之奇曰。詳考此篇。其大意在於祈天永命。而其所以祈天永命者。敬德而已。蓋敬德在人。而永命在天。修其在人者而在天者自至。如炊之必熟。耕之必獲也。苟其德之不建。而晏然自以爲天命之在我。此則紂之謂已有天命也。其亡不旋踵矣。召公於成王之初服。卽以此告之。賢者之愛君。必止亂於未形而閑邪於未然。若其已然而後救之。則衆人之所皆能也。何賴於賢乎。成王之成厥德。蓋有自來也。○眞氏德秀曰。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曷其奈何弗敬。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兩言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曰肆惟王其疾敬德。言之諄。望之切。異時成王爲守文令主。而周家卜世卜年。於夏商且過其歷。然後知召公之言。眞人主之藥石。國家之蓍龜也哉。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四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五

洛誥

集傳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案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沖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

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仟來以下成王錫命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卽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此誥有不可知者當闕之而釋其可知者○葉氏適曰此篇當與召誥參看蓋非一時之言史取周公得卜至遣使告卜相與往來告戒本末序次之以示後世也○林氏之奇曰召誥洛誥二篇辭雖不同而其意相爲終始左氏之作傳以釋經有先經以始事者有後經以終義者召誥之篇是先經以始事之類也洛誥之篇是後經以終義之類也○陳氏櫟曰此篇大可疑者惟有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辭而不載王至洛之事與其日月觀十二月在洛祭告命周公留治洛之事尚謹書之則自三月後至十二月前此數月中至洛之大事其當書也必矣又此篇首章九句脫簡在康誥之首則首至洛之事其脫簡又可想矣且孺子其朋及汝惟沖子惟終等處聱牙難通又王曰公功棐迪篤之下無周公答辭而卽又繼以王曰豈非此等處有脫簡錯簡邪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集傳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

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

集說 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王矣。○葉氏夢得曰。復。如孟子有復于王之復。自孔氏以復于明辟謂周公攝而歸政之辭。古今儒者從之不敢易。獨王氏以爲不然。世或未之信。以予考之。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獨明堂位云爾。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蓋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此禮之常。攝者。攝其事。非攝其位。世見周公在喪之攝。不知其非。以成王幼而攝。故至卜洛猶有歸政之言。則王氏之言爲有證。○呂氏祖謙曰。前乎此者。封康叔。伐三監。莫不繫之於成王。則昔固爲辟自若也。而今何復焉。政使如世儒之說。則天下之事豈有大於此者。何爲下文無一語及之。而專論營洛獻卜之故耶。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集傳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沖。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集說　王氏炎曰。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既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胡氏士行曰。洛邑既成。則中天下。定四海。王其始爲民明辟矣。○潘氏士遴曰。如弗敢及。以天命重大難堪。公元老贊成一切創始善後事宜。皆委重大臣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集傳　乙卯。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吳氏澄曰。師。衆也。言可以居衆也。河朔黎水。

地理今釋　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續文獻通考云。衛河淇水合流至黎陽故城。爲黎水。亦曰濬水。黎陽故城。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北。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

商民之地。王城在瀍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雨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吳氏澄曰。卜宅以兆食墨而明爲吉。不食則其兆曖昧。非吉也。○朱氏祖義曰。古者卜龜。先用墨畫龜而後灼之。而其兆之文循墨而行。如食墨然。則謂之吉也。俾。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

集說　蘇氏軾曰。黎。今黎陽也。營洛以處殷民。民重遷。以河朔爲近便。卜洛也。○林氏之奇曰。然後卜洛吉。不吉。然後卜洛也。○林氏之奇曰。周公之營東都。蓋以求天地之中。欲諸侯之朝覲貢賦道里爲均。而乃先卜河朔黎水者。顧氏曰。黎水近於紂都。爲其壤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此說固是。意者黎水去洛不遠。亦不失爲地中也。黎水爲河朔。則瀍水瀍水皆在河之南。可知矣。○呂氏祖謙曰。周公何爲而先卜黎也。意在地近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竝列二說。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即天心也。無間故無違也。○史氏浩曰。世或謂周公三卜而後洛。初於黎水。再於瀍東。瀍西。又於瀍東。皆不若洛之吉。豈知瀍瀍之東西。即洛之中也。瀍水之東。即洛之偏也。同名爲洛。而王城頑民之居不同。非洛自爲洛。瀍瀍自爲瀍。瀍瀍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瀍。實周流於其間。天子南嚮。則瀍水在洛之左。瀍水在洛之右。瀍瀍之中。伊洛瀍瀍。實周流於其間。天之中。龜兆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宮。定郊社宗廟。是爲郟鄏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之左。越瀍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以居殷民。今之洛陽是也。二城相距蓋十有八里。○王氏充耘曰。召誥言召公先至洛卜宅經營。而後周公至。洛誥却言周公卜而惟洛食。何歟。蓋周召奉王命以作洛。二人同功一體。不容分彼此於其間。

故以事實言之。則召公得吉卜而經營自周公遣使復命言之。則爲周公卜宅而營洛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集傳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爲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陳氏櫟曰。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古通用。陳氏櫟曰。貞如厥賦貞之貞。謂周公也。貞猶當也。夏氏僎曰。貞相當也。王欲與公共當此吉卜。十萬曰億。陳氏櫟曰。詩。禾三百億。鄭注。十萬曰億。韋昭注楚語曰。十萬曰億。古數也。秦始以萬萬爲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集傳 孔氏穎達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朱子曰。拜受公言。猶禹之拜昌言也。○呂氏祖謙曰。敬不敬天之休者。蓋明見天命之當然而不得不然也。見之明。然後畏之至。周公之於

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知周公則知天矣。成王之學。至於知天。是殆非前日弗敢及天基命之成王也。○吳氏澄曰。拜手稽首誨言。與後拜手稽首休享文同。皆王行此禮。又授此辭而使者以達於公也。○王氏樵曰。始之相宅。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答其基命之語。繼之定宅。曰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答其定命之語。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集傳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所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所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爲言。若闊於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齋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禮記祭統曰。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

自陳欲退老之辭也繼此云云述往復之辭而有銘誥之體者也證之召誥公定宅後嘗還鎬京觀召公取諸侯之幣錫公由公以達王則可見矣孺子其朋以下必有訛誤脫簡漏却王祀新邑等必在此處無疑也況梓材庶邦享集丕享等語其爲敬識百辟享之上下文脫簡在彼尤爲顯然乎○王氏充耘曰王者爲天下神人之主故卽位卽政必先享祀羣神朝會羣后今洛邑成而王卽政與新卽位同故始故當徧于羣神宜乎其咸秩無文也祭祀之後繼以敬識百辟享則教以朝會諸侯之事也先神後人禮當如此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集傳　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

陳氏師凱曰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顒仰望也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爲首務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漢孔氏曰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于新邑王氏曰殷者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非夏殷之殷也當從王氏之說易象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禮有殷祭殷奠皆取殷盛之義與周因於殷殷禮其字雖同而義則異矣○陳氏櫟曰王氏謂此殷禮疑卽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竊意十二月之祭不過以周公留治洛之事就冬烝以告文武耳此曰殷禮曰秩無文乃非常大祭祀豈十二月之祀足以當之三月後以至十一月王必嘗親至洛行大祀禮受大朝賀發大號令今脫去矣自此下至無遠用戾乃洛邑旣成公自洛還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而請王以行及

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集說 夏氏僎曰。王祭于新邑。我則整齊百官。使從王往新邑也。○呂氏祖謙曰。方周公當國之時。百官賢否。雖或小不齊。公固化之有道。處之有方。於治道未害也。今成王親政之初。所從百官。豈容有一小人參錯其間。故公必精察審擇。使咸出於正。無少不齊。老臣愛君之心亦篤矣。不授之以人而徒責之事。周公必不爾也。○陳氏櫟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古人於祭祀。皆曰有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集傳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爲之冠。故謂之元祀。孔氏安國曰。有大功則列大祀。周公告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記功。若紀于太常。載在盟府之類。作元祀。若茲子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類。○呂氏祖謙曰。洛邑既成。周業既定。論創業之勳。不可後也。功臣之冠。天下觀瞻。鎮服羣下。實係此舉。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王氏樵曰。周公攝政。此等大事。蓋不敢專。而有待于成王之親政。故今語王以宅洛所當行而首及之。

王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集傳 丕。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

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

集說 胡氏士行曰。記人之功。小大有序。公褒賞激勸之權。以勵百工。而申命以啓其篤弼之忠。凡載功之書。大加閱視。以示羣工之教。此皆王之所當自服者也。○陳氏櫟曰。以功作元祀者。所以報功臣於既往。丕視功載者。所以勸功臣於方來。載之今日。又當祀之後日也。○王氏充耘曰。紀功載籍必昭示於大庭廣衆之間。功之高下有無。首有公論。不可以私意而爲之輕重增損也。凡可以使衆人見者。其紀載必公。不然。則必不敢以示人矣。

孺子其朋。孺子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

灼。敍弗其絕。

集傳 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之視效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蔓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朋黨敗俗。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林氏之奇曰。燄燄不滅。炎炎若何。天下之患。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也。漢唐朋黨之禍。皆始於細微。於其細微而不謹。則其末寖淫而不可解。○呂氏祖謙曰。論功者。成王之初政。周公懼其私心之或萌。故嚴厲之。於始而禁之於未發也。○傅氏元初曰。朋者。人臣所大禁。而君亦有朋。一念偏私。卽是憧憧朋從之害。悉自敎工之效。其可掩乎。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佚。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集傳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王氏樵曰。若彝。以常所持循而言。撫事。以臨事聽斷而言。常如我爲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

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集說 呂氏祖謙曰。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周之治體蓋非後世可及也。○金氏履祥曰。建都之始。治體風俗。於是關係。勵勵精者乏寬大之體。而寬大者少振勵之功。二者兼之。於振勵奮發之中。有優柔寬大之意。此一代治體之所以爲全美。而成王之所以永有辭於世也。○王氏肯堂曰。明作。是建事之精采。惇大。是爲治之規模。成裕者。成化於不迫也。謂精白一心奮發勇往所以順常道而撫國事者。不敢怠于斯須。而又崇尚忠厚。務爲寬博。所謂順常道而撫國事者。不責效于旦夕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集傳 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於記功敎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敎養萬民之道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者。道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呂氏祖謙曰。蓋憂其不克負荷。而勉其不可不負荷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集傳 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

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僞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亨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亨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隳王度而爲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

集註 蘇氏軾曰小人賄以悅人必簡於禮公戒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乎物而不役志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公特言之襄二十五年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賄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朱子曰享朝而以幣享王以幣交也曰吾幣足矣何以禮爲如是者猶不享也諸侯不役志于享上則天下之民皆無復有享上之心矣天下之事安得不爽亂而輕侮乎○呂氏祖謙曰王者御諸侯非用智任術亦曰敬而已敬則是心常存無愛憎之私故能識其享與不享也所謂不享者庭實任土之物固與其他諸侯無異苟無誠意則其陞降俯仰之儀必有不與物相稱者是以謂之不享○陳氏櫟曰此因將往新邑朝諸侯而言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旅王而言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

是不寢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
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
民無遠用戾。

集傳 此敎養萬民之道也須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
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敎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
於是而不勉孔氏穎達曰寢鄭王皆以爲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
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
而不忘敘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

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
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
成王之命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
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
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

集說 孔氏穎達曰謙言己所不暇若猶有美事未得施
者然故戒成王欲令勉行之○朱子曰周公戒成
王使聽我敎汝以輔民常性之道若汝不勉則不能永
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性者惟在乎勉而已篤敘
汝武王之所行無不如子之所以厚敘者○呂氏祖謙
曰周公之於民至矣然治道有先後之序蓋亦有不暇

爲者。故屬成王須布我所不暇爲者於天下。王其聽我敎汝於輔助斯民敎養之常道。次第而須之於民。可也。篤敘云者。典刑具在。誠意不存。亦徒法而已。故行之貴乎篤也。○陳氏櫟曰。汝往敬哉。茲子其明農哉。咪此二句。可見公時在鎬。欲王往新邑。而已將退老也。此章之下。當必有公從王至新邑舉祀發命之事。而今闕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

集傳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恆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文王武王之所以肇造區夏而建無窮之功業者。惟其上得天下得人而已。故周公能盡其翊贊之力。以成王揚文武之烈。則亦可以奉答天命。而爲上天之眷顧。和恆四方民。而爲下民之所愛戴也。○朱子曰。居師。營洛邑。定民居也。○陳氏櫟曰。此王既至洛舉祀後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先敘述公之功德。以慰藉之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集傳　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

集說　陳氏櫟曰。此蓋王述已行之事之辭。卽答公所謂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集傳 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爲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沖子夫何爲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集傳通 孔氏穎達曰。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蘇氏軾曰。祭則我沖子。政則周公。成王言我歸宗周。毖祀而已。○呂氏祖謙曰。天下皆在周公光宅之中。識其不已之心者。成王也。天下皆向周公日新之化。識其迓平之象者。成王也。周公勤施不已之心。雖聖人所同。然征誅四國。思兼三王。其勞特甚。信乎其爲勤施也。不曰既平。而曰迓平者。既平。則盈不可久矣。迓則有亹亹方進之思焉。勤勞勳德如是。成王弁冕奉祭。其敢忘所自乎。其敢少遠周公乎。○胡氏士行曰。公之德文武之德也。勤者所以運此德於不息也。迓迎其方來。不以目前之治爲足也。公之勤施至。則文武之教勤。益大昭明於天下而不迷矣。○陳氏櫟曰。此王推美歸重於公。猶欲其益因德業之盛而加自強不息之誠。我小子但主祀而已。此已示留公之意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集傳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王氏樵曰周公位冢宰則有輔佐之功兼師保則有啓迪之功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集說 朱子曰公之功輔導我已厚矣無不若是以上所稱也○金氏履祥曰謂公之功已至然所以輔導予者願益加厚罔不如今日未可去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集傳 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考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

集說 朱子曰上文王曰兩段周公無答辭疑有闕文○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衆說亦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已一言便見得是周公旦在後之意○陳氏櫟曰成王自謂其退即辟于周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進在洛邑可知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歸宗周爲退退固王之

謙辭亦述往返語勢之當然耳先儒於此皆忽之故不敢質言此章爲王至洛後之辭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集傳 宗禮卽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公功也敉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卽下文命寧者也

集說 吳氏澄曰敉慰撫綏安之意猶下文言寧禮記言康皆謂尊崇賞賚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集傳 將大也周公佑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案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爲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

集說 朱子曰周公在後監我百官士也師也工也四輔猶四鄰○陳氏師凱曰漢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案王制曰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蔡不據此者以成周未嘗設四輔官時公旦任太師在三公列不聞爲四輔故止引漢三輔爲比周家非有三郡特以王城鎬京相爲鄰輔如朱子四鄰之義耳○王氏樵曰畢命言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既歷三紀世變而風始移殷民之難化如此使非周公留

鎮監我師工則慎始之政誠有未易言者○顧氏錫疇曰後卽命公後之後謂公居洛邑必當興建事功炀弘治道開大留後之事業也監我士師工卽仔嚮卽有僚之意受民只指在洛之民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集傳 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

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爲正

集說 林氏之奇曰觀畢命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則世享可見矣○朱子曰此王與公決而歸之言也○王氏樵曰肅將順政教於外也祗歡懷敬愛於中也人心於公如此公留則王室安公去則天下疑非困我哉我惟無怠於安民之事公留而勿替所以儀刑我臣工者則四方得以世享公之德於無窮也○馬氏森曰肅將者仰德教之盛而服膺恭奉之不違遵其道也祗歡者感德教之及而敬念悅懌之不忘慕其澤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

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集傳 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吳氏澄曰。武王之下。不再言受命民者。省文。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成王留公于洛以鎮撫之。公。宗臣也。義所不得辭。故拜手稽首。致恭盡禮。以受王命也。○吳氏澄曰。恪恭。臣事君之職也。今又命我治洛。是欲弘大我事君之恭也。○王氏樵曰。以退爲去。以留爲來。王於文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周公分言之。辭繁而不殺者。見其所承之重也。弘朕恭。欲展其事

上之敬。意在下文。下兩節。一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卽所謂弘朕恭也。一以治洛之事自效。卽所謂承保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集傳 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爲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爲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

厎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集說 胡氏士行曰此立治之規模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也○金氏履祥曰定都之初觀望一新故謂之新辟而始遷之君亦後世之所倡始故謂之恭先○成王雖歸宗周然建洛邑爲東都則朝覲會同政令皆於此故公勉王之言云爾○陳氏櫟曰孺子來相宅乃公述王之此行也作周恭先爲周家恭敬之王之先以恭而率先夫後之爲王者也曰者公期望於王之辭其自時中乂其卽將然之辭也○王氏樵曰因其來而不果居故止曰相宅周公以治洛之本在王故以事之在王者言之與者文武之所講畫咸以正而罔缺者也大惇典則法必監於先王而無不舉之政殷獻民前代之舊臣世家能知其善政而守其遺風者也大惇獻則材不棄於異代而習其故事知其土俗以治其民又易入者也此二者治之要也治爲四方新辟卽作民明辟之意君德莫大於恭作周恭先者以恭而倡後王也下因言子咸休則成績也成王旣不果居洛而猶曰自時中乂則咸休因朝會而出政令不必王之常居於斯而後謂之中乂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集傳 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

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乎。信也。作周乎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林氏之奇曰。子指成王也。此篇稱成王曰子。曰孺子。皆是叔父家人之辭。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欲令成王行善政。爲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爲後世賢臣所推先也。○陳氏大猷曰。此處上下。疑有闕文。○陳氏櫟曰。作周乎先。爲周家乎。信之臣之先。以信而率先夫後之爲臣者也。亂爲四方新辟。當與亂爲四輔對觀。作周乎先當與作周恭先對觀。蓋公與王交相期望。各盡責任之辭也

附錄 吳氏澄曰。予統率羣士大夫。增廣前人已成之烈。副答民衆之望。爲周家人臣信以事上者之倡。成我所以昭明乎子之儀刑。乃能使王殫盡文祖之德。昭。猶後篇昭文王昭武王之昭。

纂傳 蔡傳。昭子。猶所謂明辟也。未知何所本。舊說大槩昭昭明之義釋之。則援彼例此訓明子。則指成王。節君奭篇昭文王昭武王。蔡氏皆以當云昭明乎子之儀刑耳。

俾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纂傳 此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稈二米

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孫氏炎曰。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不大不小者。明潔禮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爲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王使人來戒敕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禮。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以黑黍爲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條暢。謂之秬鬯。鬯卣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則未祭實之於彝。○陳氏櫟曰。明禮祭時實之於彝。○陳氏櫟曰。明禮拜手稽首休享者。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禮祀之酒。今拜稽而致休美以享公焉。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享有體薦。一證也。記曰。君子敬則用祭器。又一證也。

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

集傳 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禮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集說 余氏芑舒曰。顧命。宿訓爲進爵。宿孔氏說也。唐孔氏申其義。以爲進爵於神前。○陳氏師凱曰。顧命則謂三進爵於神前。此則周公言我不敢自進此酒。則用以祭文武也。

附錄　王氏安石曰。成王使周公來慰商民。乃命寧周公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於文武。使之明禋。則以太平告文武也。故周公不敢宿。成王明禋之命。即禋文武。○林氏之奇曰。文侯之命。常武皆曰一卣。此言二者。宣王平王之賜其臣侯。以祭其太祖。故惟一卣。此告于文王武王。故以二也。予不敢宿。與曲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之宿同。○如蘇氏言。則寧予以秬鬯二卣。正如禮記所謂康周公。故以賜魯。其論寧予之言。固爲明白。然謂事周公如事神明。故曰明禋。曰休享。恐無是理。豈有周公尚存。而謂之禋乎。使當時誠以此致之周公。則一卣可矣。何必二哉。以其二卣。則成王命周公。禋於文武也明矣。非是禋于文武。出周公之意也

集說　愚曰。明禋之命。蔡傳謂成王綏寧周公。而以事神之禮事公。公不敢自進此酒。則用以祭文武。此據蘇軾之解也。而王安石林之奇。釋此兩節大意。則以爲事神與事人不同。故秬鬯二卣。王命寧周公者。即命公禋于文武。公受命。不敢留宿。而即以祭文武。其說亦長。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集傳　此祭之祝辭。周公爲成王禱也。惠。順也。篤。敘。與篤敘乃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遘遇自罹疾害者。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

集說　陳氏大猷曰。惠順文武之道。篤敘而行之。○馬氏森曰。福莫大於好德也。則使之惠迪不違。而順篤敘乎文武之道焉。福莫大於康寧也。則使之身其康強。無有遘厲自罹疾害者焉。至於子孫。亦當保佑之。使善繼善述。皆厭飽祖德之華腴。而好德之福有以貽之遠也。殷民亦使之享有遐齡。攄無疆壽考。而康寧之福有

以及之衆也爲王禱之如此○張氏爾嘉曰王者不以一身爲福而合子孫黎民以成其福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集傳 承聽受也敘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伻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於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末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脈相類

集說 林氏之奇曰周公欲王推其優游寬大之道以化殷人使之風移俗易故曰其永觀朕子懷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集傳 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陳氏師凱曰古字通作逸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爲祝冊以告神也惟

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禮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三月丙午朏以算法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夏氏僎曰郊特牲云既灌然後出迎牲則祼在前殺牲在後今此先言殺後言祼者蓋此所謂王賓殺禮咸格非謂諸侯至殺牲時始至也乃謂諸侯以王將舉此殺禮盛禮皆來助祭諸侯既至然後王入清廟祼酒也此與郊特牲之義何異○薛氏季宣曰烝冬祭也四時之祭大烝爲重大烝之祭功臣與焉烝祭文王武王之廟而幷享宗功歲用騂牛各一周家之禮自成王新邑始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集傳　逸諡者史逸諡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爲十二月日也

集說　吳氏澄曰書之常法當以日繫月以事繫日此先記日記事後乃記月變例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集傳　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集說　陳氏櫟曰。此三節。史臣記王在洛。以留公在後治洛之事。祭告文武及命公也。上言遜祝冊告文武之冊也。下云作冊逸誥告命周公之冊也。重其事。故既廟祭而冊命周公也。○陳氏師凱曰。周公位冢宰。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留之治洛。又歷七年。自武王喪後。共十四年也。

總論　金氏履祥曰。召誥洛誥相爲首尾。惟洛誥所紀。若無倫次。有周公至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公于後而歸之辭。有周公爲王留洛。相勉敘述之辭。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然無往來先後之序。蓋其日月必已具在繫年之史。故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於亂雜。但其間亦必有闕文錯簡。皆伏生口授之訛。而孔氏又以所聞伏生之書爲定。以此致誤。

多士

集傳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鑒三

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伻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卽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底。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哉。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爲非孔子所作也。陳氏櫟曰。諸家過信小序。所以於昔朕來自奄全說不通。吳蔡當矣。

集說　呂氏祖謙曰遷洛之事召誥經營之洛誥考成之多士則慰安之也○張氏行成曰周公營建洛邑於是使其耳目一新心志變易日見周之士大夫日聞周之號令日被周之德化變念商之心爲念周之心其論遷居於洛則曰時惟天命無我怨論夏迪簡在王庭則曰子一人惟聽用德既安慰以勞苦之詞又開勉以遜任之意使人人自喜有仕宦之望而無擯絕之憂有一家之心而無防閑之苦嗚呼周公忠厚之心其亦見於此乎○陳氏經曰堯遷有苗於三危而苗民始格周公遷商於洛而商民始化此卽孟子引而致之莊嶽之說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集傳　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

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殷士遷于成周從舊長所治故先告之殷士順從則殷民皆然矣○劉氏應秋曰治洛莫先於化殷而化殷莫先於曉諭於是用成王之命以告商王士○王氏綱振曰三月當從洛誥十二月爲定蓋八年之三月也七年三月周公初基作洛十二月周公受命留洛至次年三月公方代王用誥治洛此所謂誥告庶殷者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集傳　弗弔。未詳。林氏之奇曰。言不爲旻天所弔憫。○陳氏師凱曰。大誥引不弔昊天。與此同。意其爲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旻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集說　蘇氏軾曰。明威。王罰一也。在天爲明威。在人則王罰。○呂氏祖謙曰。首呼之曰爾殷。遺多士。撫摩勞來之意。見於言表。略無忿嫉之氣。○爾殷。非他也。周實爲之也。而辭若無與焉者。何哉。殷得罪於天。周奉天討。未嘗有心於其間也。○馬氏森曰。殷民之背叛反側。其心固以王者之後。不肯臣服我周也。而不知興喪皆非人之所能爲。實惟天有以主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集傳　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

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集說 蘇氏軾曰。非小國非有勝商之形。曰非敢。非有翦商之心。○林氏之奇曰。言小國亦如大誥言興我小邦周。蓋謙辭也。惟天不畀殷家以永命。蓋信其不固亂者。此所以輔我周家。從百里而起。以我周家居於王位。豈敢求之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集傳 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卽民心之所秉爲。民心之所畏者也。余氏芭舒曰。明畏。只如皐謨篇所訓爲明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

外乎天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爲者。彝以理言。爲以用言也。

集說 蘇氏軾曰。人心不異乎天心。天心常導乎人心。○呂氏祖謙曰。不畀之理。豈在外哉。是我下民所秉之爲。蓋善善惡惡。確然不可易者也。始言天不畀。後言帝不畀。蓋剖析精微以示之。故指其主宰謂之帝。至本其明畏之理。則謂之天也。○王氏充耘曰。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卽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意。蓋上文言不畀殷而畀我。天豈嘗諄諄然命之乎。但民心之所向背。卽天意之所予奪也。

附錄 孔氏安國曰。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林氏之奇曰。惟上帝既不畀殷家以永命。故下民皆秉心而爲我。蓋以天之明畏自我民明威故也。○陳氏經曰。紂之惡至於失人

心。則天命之所去。周之德至於下民秉爲。卽天命之所與。

案 孔注以惟帝不畀句。屬之殷。以下民秉爲句。屬之周。惟天明畏句。合言其效驗。後儒從之者甚衆。蔡傳則取呂祖謙之解。以此節三句。俱屬殷說。蓋謂天之所以不與者。皆因下民之所秉執而爲之也。爲字。如蔡傳當作去聲讀。音平聲讀。如孔注當作去聲讀。音義雖異。於經旨各有發明耳。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集傳 引。導。逸。安也。來氏宗道曰。引逸者。有思降格與呂若啓之。行若迺異之之意。

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亹亹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於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泆。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集說 蘇氏軾曰。順理則逸。從欲則危。雖有釋非之辭。帝不聽也。○呂氏祖謙曰。桀之亡。湯之興。凡爲商民

者。莫不知其應乎天而順乎人矣。至於商周之際。乃有疑焉。觀其前則明。處其中則蔽也。故公舉湯桀之舊聞以告之。自其明以達其蔽也。○時氏瀾曰。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治亂雖殊。極乎下而通於上。則一而已。帝既降格謴告災異以示所嚮。夏邦可以深警矣。尚猶弗能敬用帝命。大肆淫泆。自絕於天。而天亦絕之。故惟時天罔念聞也。○陳氏大猷曰。天於人君。常欲導之於安逸之地。如爲善最樂。作德日休。即帝之引逸也。桀乃不適於逸。自趨於危。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集傳　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

周公反復以夏商爲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天乃命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胡氏士行曰。此援商代夏以爲殷監也。○王氏樵曰。俊民甸四方。言與賢人經綸天下。蓋旁求有素。又前此之事也。甸。如治田謂之甸。以喻區畫四方之務。無不得宜。亦如此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集傳　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集說　范氏祖禹曰。明德恤祀。一代創守之本。而明德又恤祀之本也。○鄒氏漢期曰。此言商家賢聖之多。

皆能守成湯之家法也。顧諟天之明命。湯之明德也。承上下神祇。祖宗廟閟不祇肅。湯之恤祀也。閟不明德恤祀。則不惟天命自度。祭祀弗黷者。能紹之。而凡象賢之君。莫不皆然。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集傳　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集說　薛氏季宣曰。無所不浹。天之澤也。王者宅天下。無彼疆此界之殊。配天其澤也。○王氏樵曰。操存於心者。不敢失帝之則。敬之至也。推行於政者。罔不配天其澤。仁之普也。○袁氏黃曰。罔敢失帝。隱微處操存此心。配天澤民。發用上廣大無際。○顧氏錫疇曰。商王不以天之丕建保乂者自足。而以已之事天治民者自盡。故操存愈密。常懷明恤之心。而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

集傳　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

集說　孫氏覺曰。天顯。天道之明而可畏者。民祇。民事之當敬者。○林氏之奇曰。自古昏暴之君。其不能率

先王之遺範者多矣。然未有不畏天者。惟紂謂已有天命。天既不畏之矣。則其視先王之政爲何如哉。天有顯道。天顯也。下民祇若。民祇也。不顧于天顯民祇。上不畏天。下不敬民也。○孫氏繼有曰。敬肆不兩立。人以敬存心。則上顧天顯。下顧民祇。中念先王之勤勞。必有兢業不敢逸者。紂惟誕淫厥泆。是以慢天虐民之事無所不爲。而天顯民祇皆不顧矣。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集傳　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集傳　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呂氏祖謙曰。推原紂所以爲天所絕者。不明其德而已。明德。天所賦也。紂雖下愚。亦豈無是德哉。惟昏蔽蠱惑。人欲日肆。故其惡如上所陳也。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集傳　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姚氏舜牧曰。王罰必聲罪致討。故云罔非有辭于罰。況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集說　孔氏穎達曰。凡四方小大邦國。謂諸侯有土之君。○金氏履祥曰。天之亡人國。未有無其故者。○陳

氏櫟曰紂之衆惡皆自不明德而然其以不明德而失天命也如此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

集傳 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爲也武成言祇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

集說 葉氏夢得曰此言黜殷本天意○林氏之奇曰王者之治天下其舉措動作無非天之事故其典曰天敘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凡所以施之國家者非人之私意所能爲也惟當承天意以從事而已矣○金氏履祥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周之靈承蓋得於不言之表者矣

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集傳 帝有命曰割殷林氏之奇曰與割正夏之割同則不得不戡定爾除告其勑正之事于帝也鄒氏忻期曰勑者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

集說 蘇氏軾曰將有割殷之事必先告正于天而後行曰將有大正于商是也○林氏之奇曰惟天以割殷之命命我周王故周王以勑殷命而告于天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集傳 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

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

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集說　胡氏士行曰。此言周之不得不興也。○陸氏鍵曰。事不貳適。不但指割殷言。注所謂日用飲食莫不皆然所謂引遏而適。是我周一舉一動無不與天遊。豈爾能貳於我乎。

集傳　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集說　朱氏祖義曰。惟爾大無法度。我固不為爾恐動。其罪皆自汝邑中自造。有以招我之罰耳。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集傳　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

集說　馬氏森曰。一節承上言。殷民今日所以致攻討之由。本於逆天。而予念其喪亡以圖存之。以起下文遷徙之諭也。○王氏肯堂曰。惟爾大為非法。自造謫遷之端。重以天降大戾。又有當遷之理。○顧氏錫疇曰。自乃邑以人言。肆不正。以地言。大戾亦自無度生來。知此地之不正。則不但法所必遷。亦理所宜遷矣。

附錄 董氏琮曰肆當作肆赦之肆下文有率肆矜爾則此當言赦其罪而不正治其餘黨類也○朱氏祖義曰我亦念天已就於殷誅紂殺武庚而大加罪戾今日汝等雖有罪吾皆肆赦而不盡正謂不忍盡罰也集 董氏琮朱氏祖義解肆不正與蔡傳異謂殷已降大戾今爾等雖有罪皆肆赦而不正以法其說亦通蔡傳以邪慝不正言其當遷此則以不正誅而起下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集傳 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西也○周既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言此以戒之○孫氏繼有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而此云遷居西爾者洛當在鎬京之東商邦之西也

附錄 林氏之奇曰人情莫不欲安今乃使爾有遷徙之勞非我一人所奉之德不使爾康寧也是惟天命之所宜然在乎無違而已故朕不敢有後而稽留天命無以遷居爲出於我之意而怨我也○呂氏祖謙曰無違者戒頑民不可違天命也我畏天命故於遷洛之事不敢有後耳爾體此意而無我怨也○朱氏祖義曰

天命不可少違。我所以急營成周。遷爾而西。不敢有後時。○姚氏舜牧曰。朕不敢有後。正說承天命。急爲遷徙耳。未可便說後有他罰。

案 不敢有後。注疏謂不敢有後命。是對殷民說。蓋惟慮其或有怨言。而爲是戒諭之詞。其意甚迫切矣。如林之奇呂祖謙諸家之說。則所謂不敢有後者。就天命而言。謂急於遷徙。所以承天命而不敢後時耳。此見聖人用意之厚。而於上下文勢亦順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集傳 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顧氏錫疇曰。藏府曰冊。頒行曰典。載殷改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集說 呂氏祖謙曰。爾先人典冊所載殷革夏命之事。歷然可考。我周之革商。正如是耳。以所聞於前。而驗所見於後。廢興之理。亦可識矣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集傳 周公既舉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事責周。謂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

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

集說　鄭氏康成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林氏之奇曰王者與天地合其德天即聖聖即天故周公之於殷遷其頑民以密邇王室與夫以其無德而不任之以官雖皆周家之政皆以爲天命也○呂氏祖謙曰商猶謂之天邑者蓋言其地舊爲天子之都重其事而敬其辭裁之者固甚正待之者亦甚厚矣○前云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夫豈借天以自解哉誠以頑民蒙蔽之極故每舉天命之公以大儆省之使於此而有發焉則知洛邑之遷周蓋未嘗與也○陳氏經曰聽用德者爾有德我何敢不用爾無德我何敢苟用商士所言皆私情王所言皆天理不擇賢否而用非天理矣○陳氏大猷曰迪簡王庭職之大者有服百僚職之小者聽用德聽察其有德者而用之

王曰多士昔殷孼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集傳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陳氏師凱曰如今云減死一等也言昔我來

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孔氏穎達曰。遐遠俱訓爲遠。○王氏樵曰。只離其故土。遠於惡俗。卽遐遯也。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地理今釋奄國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境。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蔡氏卞曰。天下死生之命。人君制之。民嘗從四國叛矣。有可殺之道也。我乃誅其君而釋其民。是降民命也。○朱子曰。奄東方之國。○焉。其習禮遜之風焉。○顧氏錫疇曰。營洛有二。一爲四方固攸賓。故有王城之建。一爲爾多士無所處。故有下都之建。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集傳　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爾乃尚庶幾保有爾土。而無懷動搖之思。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尚庶幾安寧。各幹其

所止。無起覬覦之望。此蓋受之以業也。○馬氏森曰。土謂田疇。幹者。純藝營作之計。止者。室廬居處之利也。○潘氏士遴曰。安於幹而有生業。安於止而有室居。幹者四民之事。農工商賈是。止者。四民之居。廛場市肆是。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亩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集傳　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集說　林氏之奇曰。爾若能修己以敬。則天必有以畀予之。矜憐之畀矜者。迪簡而在百僚也。僖三十三年陳氏大猷曰。此奄與淮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四國殷管蔡霍也。多遜之盛。○杜氏偉曰。言密邇王室。與周之君子。朝夕相觀。以節其驕淫之性。而庶幾有多遜之美。此固我移爾遠居于洛之意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集傳　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

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明許其不死。所以洗其危疑也。盤庚既遷之後。歷告百姓者。亦曰罔罪爾衆。亦是意也胥怨之惡小。故告之以罔罪。反叛之惡大。故告之以不殺。辭之輕重。因其犯之大小。至於與民更始。則一而已○金氏履祥曰。鎬京遠在西偏。四方道里不均。無所於賓貢。所以作大邑于茲洛。亦惟爾多士其服奔走之役左傳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蓋殷士之敬。則是遷善遠罪。故天畀矜而使周用之也。如其不敬。則豈特不能有此新土而已哉。我將致天之誅罰於汝之身也。○顧氏錫疇曰。克敬者。畏義畏法。不敢反側之謂。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集傳　邑四井爲邑之邑。陳氏師凱曰。四井。三十二家也。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爲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爲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

知所擇矣。

集說 林氏之奇曰。先儒以遷爲遷善。其說爲曲。不如蘇氏曰。汝能敬天安居。汝子孫其有興者。其所由來皆自於遷洛。殷人怨不在王庭百僚。故成王以此答其意。是也。蓋人之愛其子孫。天下之至情也。故以此誘之。○來氏宗道曰。近而裕身。遠而裕後。卽是天之畀矜處與衆同井爲邑。惟已所止爲居。宅者。相安定處之意。繼者。相承久處之意。有幹者。身無外患之擾。而事得以成也。有年者。身無刑罰之加。而壽得以永也。小子乃興。從爾遷則百世子孫。皆以爾爲起家之始祖矣。安洛之休。其大且久固如此。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集傳 王曰之下。當有闕文。王氏炎曰。王曰下。必有脫簡。又曰下。必有脫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爲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總論 林氏之奇曰。此篇與盤庚。皆是告以遷居之意。故其辭意多相類。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卽盤庚所謂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也。時惟天命無違。卽所謂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也。無我怨。卽所謂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也。大抵皆然。蓋古之聖人。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其諄諄告諭之言。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不約而同也。○金氏履祥曰。多士之末。其辭婉而多方之終。其辭嚴。所以言之時異也。若其諄勤反覆之意。則同。○董氏鼎曰。多士一書中言興喪。則由於天。言天命則繫於德。言德則本於敬。終之以爾土爾邑。有恆產者。有恆心。而非誘之以利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五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六

無逸

集傳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

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　林氏之奇曰。周公於成王。逸豫之心未萌。而其諄諄告戒之言已如此。○張氏栻曰。周召之於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判焉。周公以無逸戒於後。不如是不足以爲周召二呂氏嗣言逸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流爾。無逸者治源之書也。○彭氏汝礪曰。無逸一篇。其要在知小人之依。是以首論人之賢愚。係乎能知小人之依與否。繼言殷三宗之壽由其能知乎此。後王之夭亦由其不能知也。周之先王。其智固不異於三宗。周之後王。宜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紂爲戒。末言三宗文王。有迪哲之實。故聞小人之怨詈。則反諸躬而不尤。成王其可聽信其語而速怨哉。周公總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得無意邪。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集傳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集說　薛氏季宣曰。安於逸樂。則傲慢生。而放僻邪侈之心作。故君子以敬作所無逸。則敬敬則安。安則久。久則遠。禍敗何從而生乎。○呂氏祖謙曰。凡人乍勤乍惰。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於水。鳥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陳氏大猷曰。所若北辰居其所之所。蓋居而不移之謂。○王氏樵曰。無逸者。君子敬戒惕厲之心也。所其無逸者。君子所以爲敬戒惕厲之密也。置此身於天理之中。動靜食息。將必有事焉。使有時而操。有時而放。則怠荒有乘其隙之所矣。所謂無逸者。無時無處而不在於無逸焉。則君子誠無可以自逸之所。而君子之於無逸也。乃恆其所者也。是曰所其無逸。

附錄　孔氏安國曰。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林氏之奇曰。君子所其無逸者。言君子之所在。其惟無逸也。○朱子語類。萍鄉柳兄言呂東萊解無逸一節極好。先生如之曰。伯恭如何解。君子所其無逸。柳兄曰。東萊解所字爲居字。先生曰。若某則不敢如此說。諸友請曰。先生將如何說。先生曰。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強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陳氏櫟曰。所其無逸。與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皆不欲以處所安居之意釋之。懼其巧也。然呂說儘可喜。外此則孔注之說。林氏亦本之。此外則無說矣。呂說朱子非之而蔡氏仍本之。眞氏乙記不取呂蔡說。大學衍義則又全采呂說云。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集傳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

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集說　林氏之奇曰蘇氏曰舊說先知農夫之艱難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爲深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惟艱難乃所以逸樂此說是也先儒之失在於謀之一字以逸豫爲謀則是有心於逸將爲民害矣惟以稼穡艱難爲念而不留意於逸者乃所以能逸蓋好逸未必得逸無逸者自然逸也李翺曰人皆知重斂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柳子厚曰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爲商其爲利也博是周公無逸乃逸之說也○張氏栻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于艱難而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皆言農桑之候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知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逸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艱難而心不存焉者寡矣是心常存則驕矜逸豫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歟○呂氏祖謙曰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興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王生於深宮遽處人上公深爲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陳氏經曰艱難之中自有逸樂之理君子當以艱難爲逸不當以逸爲逸也○陳氏大猷曰所其無逸知小人之依此一篇之綱領後章言三宗文王及恕詈之事皆反覆推明乎此也○茅氏坤曰大抵人君所處本是安逸要之天下民生恃以爲安故不得自逸知小人之依斯人君所以安民者

也。所以自安之道也。天命永於多享。人心免於怨咨。其君之安逸何如哉。此周公以無逸戒之。卽召公戒疾敬厥德之意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集傳　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爲逸也。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

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乎。

集說　蘇氏軾曰。農夫之子而飽煖。且不知艱難。而況王乎。○呂氏祖謙曰。周公旣儆成王。復引閭里近事明之。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諺。常誦於口也。旣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也。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自以爲黠。而反以老成爲愚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集傳 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金氏履祥曰嚴恭敬之存於中也寅畏敬之齊於外也寅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案書序太戊有桑穀共三人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考矣。

集說 孔氏安國曰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孔氏穎達曰商自成湯以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林氏之奇曰聲色游畋以肆其逸豫之情人君之所欲也而享國長久以介眉壽又人君之所大欲也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太戊之嚴恭寅畏天命所謂畏天顯也治民祗懼所謂畏小民也○呂氏祖謙曰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中宗無逸之實嚴恭寅畏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祲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祲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而修省此天命自度之一端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祗懼而不敢荒怠宴安中宗之敬無逸

則然矣。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功。壽之理也。自此至文王。其壽莫非此理。○陳氏經曰。以天命之理。自爲法度。凡身所躬行。合於法度者。無非天命之流行。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集傳　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顧氏錫疇曰。化行俗美曰嘉。四方安業曰靖。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集說　張氏九成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大和。導迎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

○呂氏祖謙曰。三年不出一語。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是或一道也。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申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咸和萬民亦是意也。○王氏樵曰。傳中和字。因發言和順而生。其實和之發於身。本於恭默思道。和之達於政。著於民。本於不敢荒寧。是高宗之得力處。亦在一敬字而已。○孫氏繼有曰。言乃雍者。謂其命令政教皆爲國爲民之至計。不乖於理。故謂之雍。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集傳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案漢孔氏以祖甲爲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爲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玆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爲太甲。然詳此章舊爲小人作其卽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卽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憸小之

人也。作其卽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案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爲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集說　呂氏祖謙曰。商去周未遠。故公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陳氏師凱曰。西山眞氏曰。祖甲爲太甲。太甲。較分明。經世書。與三氏陳氏皆不取蔡氏說。今且平論之。蘇氏謂以享國多寡爲次。得之。新安陳氏曰。祖甲爲寡爲次。則高宗五十九年之後。便當到文王五十年。何必逆取太甲以厠於其間也。陳氏謂經世書。三及字。皆不足援。然考之經文。則祖甲享國下。卽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又云亦罔或克壽。既以祖甲爲太甲。則中宗高宗。皆太甲後人。安得言生則逸。罔或壽耶。既云不論世次。則不可言自時厥後。詳之則蔡氏所考不可破。而諸說皆非是。○王氏樵曰。考之經世書。太甲祖甲在位皆三十三年。太甲之立必蚤。此雖無他證。然太甲湯孫繼湯而立。必在沖年。以此知周公之稱三宗。固以其德。亦取其享國之最永者言之。此太甲之所以不與也。祖甲在位之年。雖未及中宗高宗之久

然計其壽亦不相遠矣。蓋言其舊爲小人。則知其卽位之晚也。尤見其畎畝艱難備嘗之故。○陸氏鍵曰。人君惠民易而保惠難。必仁恩無處不到。無念不徹。使民實被我澤。方能保惠。不侮亦保惠中事。○孫氏繼有曰。周公之意。非以天子必居民間而後知小人之依。高宗祖甲。事實如此。故據實而言耳。

附錄 孔氏安國曰。湯孫太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在桐三年。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孔氏穎達曰。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林氏之奇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太甲者。太戊之祖。論世次之先後。則先太甲。次太戊。次武丁。今乃以祖甲列於武丁之後者。蘇氏曰。此方論享國之長短。故先言享國之最長者。非世次也。而鄭康成乃以祖甲爲武丁子帝甲。案殷本紀。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殷之勝然帝甲既以淫亂而殷道衰。則非無逸之君。周公豈取之哉。康成之說。以謂帝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爲不義。逃於人間。故曰久爲小人。此說蓋本於馬融。無所經見。難以憑信。陳少南亦以此說爲信。而以司馬史記爲誣。且謂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其文不可謂不以世次先後言之也。夫周公旣以享國之長短爲先後。而列序其事於上矣。其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蓋因前之文也。非其世次也。唐孔氏引國語曰。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司馬氏以帝甲爲淫亂之主。不爲無據。豈可謂之誣哉。

案 祖甲之非太甲。蔡傳辨之詳矣。然自孔安國以祖甲爲湯孫太甲。後儒多從其說。二甲之得相混者。以其享

國皆三十三年故也。太甲何以敘在中宗高宗後。注疏謂以立年多少爲先後不以世次爲序。似亦可通。第不知太甲之又稱祖甲。何自而昉。孔安國謂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孔穎達又謂殷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爲祖也。蔡傳所據者一以經文世次甚明。一以鄭康成謂武丁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而逃之民間。故以是爲不義惟王之証。則祖甲之舊爲小人。與高宗之爰暨小人適相類。皆是習勞民間之意耳。若注疏所據。惟以國語祖甲亂之二語。而史遷殷本紀亦有祖甲淫亂之言。不應與二宗齊舉也。既以祖甲爲太甲。不得不以舊爲小人。謂爲小人之行。及處桐悔過而後起而卽位。爰知小人之依也。要之世代久遠。傳疑不一。今錄諸儒之說。以備考訂焉。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事傳　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卽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爲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自古人臣之愛君。未有不欲其君之壽考。蓋洪範五福以壽爲先。則世之所謂百福者。莫壽若也。天保報上之詩也。亦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而召公之對揚王休也。亦曰天子萬年。天子萬壽。周公之戒成王。蓋欲其享國長久。與天地相爲無窮。其愛成王之心。可謂至矣。而其所以享國之久長者。則在於無逸。以是知周公愛君之深。所謂愛君以德者也。○呂氏祖謙曰。憂勤者必壽逸豫者必夭此周公格言大訓非特以戒成王也。蓋人之一心苟有所操存。則精神思慮。日由於天理之中。其壽固可必。孔子所謂仁者壽。詩人所謂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亦卽其理而推之耳。○陳氏經曰。逸樂人所好。然所好有甚於逸樂者。苟以艱難而得壽。冥爲而逸樂。艱難者。人所惡。然所惡有甚於艱難者。苟以逸樂而促壽。冥爲而不艱難。公之言。奪常情之好惡。而示以所甚好甚惡也。○馬氏森曰。周公旣以無逸致壽者爲之勸。又以逸樂損壽者爲之戒。使知無逸之必可法。而逸樂之必不可縱。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集傳 商猶異世也。故又卽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孔氏安國曰。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爲。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集說 胡氏寅曰。抑有遏止之意。人所以肆行而無所畏者。不能自抑也。遏其妄情。止其私欲。惟義理是從

則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師保。必畏諫諍。必畏謗讟。必畏禍亂。凡可以致治者。無不慕也。凡可以致亂者。無不畏也。此非他人所能與。由我而已矣。故曰克自抑畏。言其心自爲之。不由乎人也。○陳氏大猷曰。克自者。眞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抑者所以下之也。如懲忿欲去奢侈。皆是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集傳　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集說　孔氏安國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孔氏穎達曰。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顧氏錫疇曰。即字。從功上見出。孜孜以圖之。必到成功處。方是即。康功。除殘去暴。田功。分田制產。安民養民。皆底於成。故曰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集傳　徽懿。皆美也。昃。日昳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

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孔氏穎達曰。遑亦暇也。重言之。古人自有複語。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衞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爲哉。

立政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

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集說　朱子語類問徽柔懿恭。是一字二字。曰二字。柔者由中出。柔易於暗弱。徽者發揚之意。恭形於外。懿則有蘊藏之意。○王氏樵曰。文王之德。何所不備。特贊其柔恭者。將言其保民敬寡。故自其德之親下者言之也。視窮民之微賤。如保赤子。周知其情而處之無不到。此非徽柔懿恭者不能也。周公之言。何其曲盡也。○劉氏廙曰。言有盛德以恤民。而又勤政以和民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集傳　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

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爲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陳氏師凱曰唐食貨志云憲宗時分天下之賦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爲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卽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

集說　林氏之奇曰天地之生財有限而庶邦之貢賦有常若以供其私費則必有不繼者而橫賦暴斂將自此起矣文王之所以不敢盤于遊田也○呂氏祖謙曰遊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田則以是爲耽樂固文王之所不爲也不曰不爲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也以遊田之簡可知其用之約既無濫費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此章論文王之家法凡無逸之條目如敦儉素重農畝恤困窮勤政事戒佚遊防橫斂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卽前章之意○金氏履祥曰省耕省斂非不遊也不敢盤于遊恐流連以廢事耳敎民講武乾豆實客非不田獵也不敢盤于田恐暴殄或擾民耳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集傳　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爲人君者。所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騶騖入於亂亡矣。故周公戒之。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橫斂。必先絕橫斂之源。觀逸遊田者。橫斂之源也。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理。財正辭之義矣。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集傳　無。與毋通。皇。與遑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爲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酗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

爲虛位。是也。

集說　胡氏寅曰。無皇者。不敢自暇也。不敢自暇曰。姑爲今日之樂。後日不爲也。今日爲之。心必好焉。安能忘之。後日欲不爲。得乎。若曰。姑爲今日之樂耳。則是逸意已萌。民心不從。天意不順。下得罪於民。上得罪於天。如此之人。大有過咎也。○林氏之奇曰。一日之勤。則有一日之效。一日之逸。則有一日之害。蓋至誠無息。悠久無疆。皆不息之積也。苟有息焉。則一日之耽樂。而終身之禍。其在是矣。○呂氏祖謙曰。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爾。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於二日。或至於終身不返。故周公警之。以謂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順長不已。則必至於爲紂之徒也。無皇曰今日耽樂。蓋要逸樂之終。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蓋要逸樂之始。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眞氏德秀曰。紂之惡。無所不有。酗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必亨國。逸欲必戕生。惟沉湎于酒。心志昏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酗酒。酗酒則必不能無逸。公所以專以此申戒也。○薛氏瑄曰。人君天下之表儀。一日之耽樂。雖若不至於大害。然作於上。卽應於下。是其爲訓於民。非言語之訓。乃以身訓之訓。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集傳　胥。相。訓。誡。惠。順。譸。誑。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誡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誡

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爲幻也。

集說　程子曰。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呂氏祖謙曰。訓告者。以格言訓迪之也。保惠者。以善道保養之也。教誨者。教戒誨語諄諄懇惻。非特訓告而已也。訓告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極其調護於日用飲食之間。功用蓋相表裏也。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訓誨保養正氣充實。邪說何自而投隙乎。○金氏履祥曰。訓告教誨義同而復出。猶云師導之教誨。傅傅之德義者歟。○孫氏繼有曰。上詳告以無遏之道。此又慮其聽之不審。故又舉古人資於臣者言之。古人指三宗文王。言猶者。言其德業已盛。宜無賴於臣之助矣。然其時。君有愼終如始之心。常不廢採擇。臣亦有憂盛危明之意。常不憚箴規。猶相與訓告之訓告不已。而又保惠之。保惠不已。而又教誨之。只是惓惓無已之意。胥者。交修之意。非一人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集傳　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

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後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後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於中也厥口詛祝者孔氏穎達曰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怨告神謂之祝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懷懷言之

集說 孔氏穎達曰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林氏之奇曰違怨者司馬侍講曰外雖迫於威刑不敢不從獨其心相違而怨憾也詛祝者昭二十七年左傳曰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則是祝詛者因祭而爲之也否者言民之不違怨則詛祝不詛祝則違怨也○眞氏德秀曰篇中有兩至于小大恐當作一義上言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下言至于小人民否則厥心違怨蓋皆爲民而言○陳氏大猷曰承上章無怨咸和之意遂及於違怨詛祝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玆四人迪哲

集傳 迪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爲智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

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集說　王氏樵曰。迪哲者。言四君之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也。蓋爲世主有知而不能勿去者。故此發此一義。其實篇首二知字。卽迪哲也。篇中歷敘三宗文王無逸之實。卽迪哲之事也。此則總上事而申明之。以起下意。故蔡傳卽以下意解迪哲曰。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孫氏繼有曰。此於知依之中。又抽出一迪字來。必迪而後謂之能知也。世主於小人之依。非無知之者。但心雖知之而身不能蹈之。容有遹豫病民而不及覺者。惟三宗文王經畫區處。必使民之各得其依而後已。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集傳　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皇自敬德。孔氏穎達曰。皇。大也。大自敬德者。謂增修善政也。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

集說 朱氏方大曰。聞謗而自反以敬德。則凡怨詈之來。皆箴砭之益。吾方資之以自反。何止不敢含怒於心而已。苟非發於中心之誠。惟不敢含怒而止。則是僅能怨人之言。而未盡反已之功也。○陳氏大猷曰。四君至明。故能如此。凡聞謗而責人。皆不明所致也。○王氏樵曰。四君迪哲。只是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使民眞不失其所依。乃是眞知處。何曾有致怨。亦非謂必待怨詈之來。無所藏怒。而始足以見其迪哲也。蓋言其平時照管既無不周到。至於一旦聞人有怨詈。悚然自反。直任其咎。略無忿疾人言之心。尤足以見其迪知之實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戮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集傳 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爲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誑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爲一篇

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胷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蔕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爲心。人君以萬民爲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爲已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爲已怒。以爲已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爲已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集說　范氏祖禹曰。明君惟聽正直。故讒慝之言不入於耳。暗君好聽讒佞。故欺誕之言日至於前。人君當修德以弭怨。不可以刑殺止怨。以刑殺止怨。怨之愈甚。大決所潰。不可收拾矣。○夏氏僎曰。向之怨詈猶有限也。至此普天同怨。是怨叢於一身矣。民氣如此。欲享國長久。得乎。此意蓋在言外也。○陳氏櫟曰。末章承上章以論處怨詈之道。召民和。而使自無時或怨。上也。因怨言而自反。次也。以殺罰止怨。而怨叢無次矣。周公以怨詈等事。寬廣君心。而伸舒民氣。其爲邦本國脈計。豈淺淺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集傳　兹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兹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集說　呂氏祖謙曰。無逸之篇。七更端。每以嗚呼發之。蓋深嗟永歎。其意在於言語之外也。始以逸豫爲戒。終則以兼忠言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其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是數者之戒也。苟不幸而有是病。其趨於逸豫。如水之就下。而逸豫者。亦所以生是病也。故以是而終無逸之義。

總論　董氏鼎曰。此篇挈所其無逸以爲之綱。而分先知稼穡艱難與不知艱難以爲之目。此一書之大旨也。商三君。先知艱難者也。後王生則逸。不知艱難者也。戒嗣王之觀逸遊田。懼其不知艱難也。遠引古人。恐不盡信。故尤欲其師文王焉。○呂氏祉曰。無逸惡乎久。曰以得民。七以得天。夫何爲不久。於太王王季何言。抑長曰。豈惟太王王季哉。雖齊民之起家者。皆自謙抑謹畏始耳。傳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人稱文武成康之盛。而不知自抑畏之積也。文王之無逸云何。曰。卑服康功田功。其本也。蓋自是則能懷保小民。不侮鰥寡。自是則能徽柔懿恭。自是則能不盤遊田。惟正之供也。懷保惠鮮言徽柔懿恭咸和萬民。言不遑暇食。惟正之供。言不盤遊田者何。曰。小人鰥寡。非仁德不可近。萬民之廣。非勤政不易及。上無淫用。斯下無過取矣。古之人謂何。曰。指上三宗文王也。猶胥以下。指當時之臣而言也。孔安國以爲君臣相訓告者。亦通。然自此至是。叢于厥身。專主聽言也。夫於小人之怨詈且樂受。而況人臣之訓告保惠教誨者乎。故允若時者。言其誠也。不啻不敢含怒者。言其非僞也。

君奭

集傳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爲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

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說後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集說　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悅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爲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已也。○朱子曰。召公不悅。這意思曉不得。若論事了亦儘未在。看來是見成王已臨政。便也小定了。許多事周公自可了得。所以求去。○問召公不悅之意。曰。召公不悅。只是小序恁地說。裏面却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留他。說道朝廷不可無老臣。又問又曰等語不可曉。曰。這箇只是大綱綽得箇意脈子。便恁地說。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理會。這箇物事難理會。又曰弗弔。只當作去聲讀。又曰。召公不悅。蓋以爲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又歷道古今聖賢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試於

賢效忠宣力之人。充布內外。足以應其相之旁求。副其君之任使。至是則爲相者。可謂不惟以一身之材能事其君。而以衆人之材能事其君。吾身有告老而去。其復何憾。若猶未也。則未可去也。

周公若曰君奭。

集傳　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集說　林氏之奇曰。尊之爲君。正如秉謂之后稷。曰后曰君。一也。○薛氏季宣曰。君而名之。猶君陳君牙之類也。

此等處。虛心求之。如何。○呂氏祖謙曰。召公不疑周公。前輩辨之詳矣。於其盛滿而欲去。周公反復留之。後世權位相軋。排之使去。則有之。挽之使留。蓋亦鮮矣。周公固不可以後世論也。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也。○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周公幡然改矣。召公猶守欽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既喻。非特留於一時。終相成王。且相康王。惟不苟於隨所以篤於信也。○陳氏大猷曰。或謂周公去朝居洛。召公獨執政柄。所以欲去。今以洛誥君陳考之。周公固居洛以化殷民。以無逸蔡仲等考之。周公未嘗不在朝以輔大業。意其往來鎬洛之間也。方是時。洛邑雖成。而殷民尚未孚。四方雖定。而天命人心尚未固。宜周公諄諄於留召公歟。○王氏樵曰。此篇大意。專言國有老成。則天命可固。因言天眷佑人國家。使其臣子多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集傳 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邪。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案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修者。自彊。謂厥基永孚于休。恃而不自修者也。意天之必福己者也。謂其終出于不祥。懼而不自彊者也。意天之必禍己者也。周公謂吾之於天。豈敢計禍福必之哉。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陳氏經曰。此首以天命王業之難保諭留之。○胡氏士行曰。殷喪而周受之。天何常哉。其休其不祥。我敢曰知以必之。天哉。惟盡吾誠而已。○陳氏櫟曰。此數句。與召誥不敢知曰有歷年不其延。語脈略同。

集說 呂氏祖謙曰。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

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集傳 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集說 林氏之奇曰。君已曰時我。指召誥所陳之言。召誥言敬德。則祈天永命。不敬德。則早墜厥命。命之修短不在天而在人。故周公告召公。多援召誥之言。而爲之反覆辯明。曉人者當如是也。○朱子曰。諸誥多是長句。如君奭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越只是及。罔尤違。是總說上天與民之意。○顧氏錫疇曰。帝命。是今日眷我者。即厥基之休意。天威。是他日離我者。即終出不祥意。○王氏樵曰。敬本人之明德。文武敬天敬民。克恭上下。故爲前人。恭明德。然文以此受命。武以此集命。著見昭聞。惺耀後嗣。故又爲前人光。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集傳 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

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

集說 呂氏祖謙曰。不易。蓋天命之理。天命至公。不可攀援不可倚著。古先聖王所以兢兢慄慄。若隕深淵者也。驗吾心操舍之際。則知之矣。自天言之。則曰不易。自人觀天言之。則曰難諶。○王氏樵曰。帝命之弗敢寧。天威之當永念。正以天命不易。天難諶故也。是命也。前人以恭明之德克當天心而得之。後嗣子孫不能經歷繼嗣。則失之矣。恭德者。畏天顯。畏小民。無遺壽耆。尊賢下士也。明德者。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講學稽古。知人遠佞也。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集傳 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燿。而付于沖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遏佚前人光而言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明德者。光之體。光者。明德之發。由恭辭。則周公退託求助於召公之意。在其中矣。○馮氏夢禎曰。開導其君。敬天敬民。使前光不遺佚而益焜燿。則光在前人者。今在沖子矣。故曰施于我沖子。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集傳 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徒信天而不知反求則以天爲在外信文王所以得天者是則信天之實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求天者莫親於文王也言此者所以繹迪前人光之意而終之也○凡分章皆更端又曰則紀其語之既終復續形容議論之起伏并與精神而寫之者也○馬氏森曰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周之天命文實始受之也武王繼之以德而天不貳適有以集大統而凝之於今則保文王之命者在延武王之德延天不容釋文王受命。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集傳 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說命。孔氏穎達曰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

祖。太戊太甲之孫。孔氏穎達曰太戊沃丁弟之子。是爲太甲孫也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偏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父王家者咸之爲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亡書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實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偕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成湯未爲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伊尹

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王氏安石曰。不言傳說而言甘盤者。蓋始迪高宗成其德者。甘盤也。以書考之。高宗命說。固已大過人矣。此甘盤之力也。○陳氏經曰。湯初勝夏。已有臣扈。湯至太戊百三十年。必二臣而名同也。詩有家父。春秋又有家父。亦此類。○吳氏澄曰。周公舉商家所以能創業守成中興者。皆得大臣爲之輔相。以見召公未可去也。湯雖聖。亦賴伊尹之助。保衡以其保護王躬而天下之事皆取平焉。故曰保衡。蓋太甲始立是號。以尊伊尹而不名也。○陳氏雅言曰。周公敘商六臣之烈。以告召公。雖其君臣有聖賢之分。治化有淺深之異。然皆爲一代之名臣。召公於此。上比伊尹而無所讓。次比伊陟臣扈巫咸而有餘。下比巫賢甘盤而遠過之。今而求去。則殷民反側之未安。成王守成之無助。寧不愧於商之諸臣者乎。此周公所以勉留之之意也。周公此言。雖主於留召公而發。非爲人物評論。然其立言之意。抑揚高下。自是如此。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集傳　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

集說　葉氏夢得曰。以其祭上陟而配天。猶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呂氏祖謙曰。配天。蓋天子之禮也。自湯以諸侯升而用天子之禮。久而不墜。實六臣之力也。○王氏樵曰。案陟配天。蘇氏謂五王王配祀于天。而其臣亦配食于廟。此蓋殷禮也。至周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餘

不配天也。陟配天。言其臣主之同其榮。多歷年所。言其致國祚之久。○袁氏宗道曰。陟配天。以有道之主配祀于天也。多歷年所。傳世十九歷年六百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集傳 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大臣者。小臣之倡率也。大臣輔政之久。以保乂有殷。故此諸臣。無小無大。無內無外。皆能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則莫不信之。若卜筮焉。此治道之大成也。○王氏炎曰。商大臣事業至於有爲而罔不孚。今四國多方。諄諄告命。猶懼不信。召公豈可求去。○陳氏雅言曰。周公言不特上文六臣能有輔君之功。天之於商。其佑命之也。純一而不二。故商國賢才衆多而能實。當時在內在外者。皆賢君之用人。惟有德

者是舉而此衆賢皆能治君之事以與君共理一人有所命令於天下天下之民如敬聽於卜筮而無不孚信也周公此言意謂商賢聖之君其始以得五六大臣佐佑之助故能得天佑命之純是以衆賢維時而出無內外大小之間實由於五六大臣之得人也公意政欲召公知吾二人其進退係於國體者如此豈可以盛滿難居爲懼而果於求退也○芓氏坤曰大臣輔君之烈有以享天之心而凝其眷命則天亦感通周間而滋至不已此佑命之純也佑命純則貞元之會人文之朗天地不閉賢人不隱濟濟多士生此王國商於是乎實矣。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集傳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陳氏師凱曰貫通天地人之理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爲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集說 呂氏祖謙曰國命之固不固惟繫於召公念之永不永其忍不爲此而留哉召公而永念則天命必固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矣○孫氏繼有曰大臣與國一體不以一已爲壽而以社稷靈長爲壽

自古天壽人國使之年所多歷者非私壽之由其國有平格之臣耳平者衡也犬臣持心如衡不與以私是能格天故曰平格。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集傳 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

集說 夏氏僎曰天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如天復命武王○呂氏祖謙曰德成則命集德者命之實此式勸文王之德可知矣申者繼前之辭也集猶大統未集之集此言周家之命集于武王以起下文文王受命之意。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集傳 虢叔文王弟孔氏穎達曰僖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爲文王之弟虢國名叔字地理今釋漢書地理志有三虢北虢在大陽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虢在雍州韋昭云西虢虢叔之後在鎬京畿內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有虢縣故城閎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顚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變和我所有諸夏者孔氏穎達曰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已之諸國也亦

惟有虢叔等五臣爲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卽文王修和之實也。

集說 董氏其昌曰。歷敘五臣亦有意。見五臣同心。不以有一人在位而其餘遂求去也。○鄒氏忠期曰。修者。承敘式化。理而不亂。和者。甄陶涵育順而不乖。俱主德教說。而養在其中。曰尚克者。難其事而重其助於臣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厥德降于國人。

集傳 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旣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集說 林氏之奇曰。此五人。蓋文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德雖本於文王。而其博施於民。則以五臣之力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集傳 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爲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旣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爲迪彝

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迪見者蹈履而實見非小知之窺測也冒聞者覆冒而徧聞非一事之感格也○陳氏櫟曰此言以文王之聖猶不可無五臣之助也○陳氏雅言曰上章言商賢聖之君皆已受天命之君也故以一人有事於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言之言其效足以化民也此言文王始受天命之君也故以惟時受有殷命哉言之言其效有以得於天也周公言此意謂文王得此五臣之助亦如商之衆君得上六臣之助五臣之輔周無異於六臣之輔商故佑命之純於周無異於昔之純於商也天眷厚而賢才衆多者蓋以大臣之德有以契於天故其道有以顯其君賢臣輔而君德修著不惟其君之德有以被於時而其極有以格夫天是則文王之所以受有殷命之故雖文王之德亦五臣之助也周公此言主於留召公故皆歸重於臣之辭召公縱不以周之五臣爲意乎。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

集傳 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迪有天祿其後王氏樵曰後者前承文王之辭也。暨武王盡殺君奭

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不單稱德惟武王爲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爲人物評也。

集說 陳氏櫟曰。此言以武王之聖猶不可無四臣之助也。上言殷先王猶有賴於六臣。此一章言周文武猶有賴於五臣四臣。召公可不鑒之而遽求去乎。留之之意切矣。○杜氏偉曰。上言資四臣以得天下。下言資四臣有天祿。謂啓迪我王之德。使之格天而以得大行邪。昭武王與上昭文王一般。惟冒雖說武王之德覆冒天下。却要本四臣能使他如此。不單稱德者。沐其覆冒之德而稱頌之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集傳 小子旦。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

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沖雖已卽位與未卽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缺文收罔勖不及未詳耆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耆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陳氏師凱曰卷阿召公所作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故周公云爾也

集說　張子曰耆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林氏之奇曰功成名遂奉身而去其爲一身進退之節固當明白然國家安危長短之原實自此而分尤所當念自此而下皆周公言其

當留之義也○呂氏祖謙曰自後世觀之天下可無召公不可無周公而周公不留焉斯周公之所以爲周公也○李氏瓚曰案淮夷之滅西奄之踐東夷之伐肅愼之來俱召公旣留已後事若召求去誰與共濟也哉

臧琳　孔氏穎達曰我與汝用心輔弼同於成王未在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王勞德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余氏芑舒曰收罔勖不及呂云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勖勉成王之所不逮亦通

案　誕無我責之上蔡傳疑有缺文據孔疏體會周公語意只是勸勉召公大無責我之留而已收罔勖不及蔡傳以爲未詳若曲通其義則余氏引呂祖謙之說亦可以備一解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兹我受命無疆惟休亦

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集傳　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槃錯棼結。欲其解紓。黜闇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

陳氏師凱曰。患失。即論語所謂鄙夫。乾沒。出前漢張湯傳云。始為小吏。乾沒。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陳氏師凱曰。詩云。既破我斧。又缺我斨。言周公東征之時也。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盍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為久大規模。

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後人指成王也。下言前人謂武王。則後人之爲成王必矣。○呂氏祖謙曰。周公自言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迷惑。自言所以不去者以勉召公也。○陳氏經曰。不以後人迷謂欲使後人嗣前人恭明德。不至於遏佚前人光也。○陳氏櫟曰。不以後人迷。如以其君霸。以其君顯之以留而明保啓迪成王。是不以後人迷惑是以後人迷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集傳 偶。配也。黃氏度曰。元首股肱。相配而成體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集說 林氏之奇曰。昔武王命二公。言汝之明勉以配王。在於誠信以乘此天之大命。惟念文王之德以輔其君。則可以大承其無窮之憂。君臣相與儆戒以保天命也。意謂武王之所以命吾二人者如此。則我家無窮

之憂。正吾二人所當任其責。其可以舍而去乎。乘大命者。王氏曰。乘者。以乘車而喻。爲彼所載而行是也。○金氏履祥曰。此述武王顧託之命。○作汝民極。謂大臣之職。爲民標準。故當時凡言爲大臣者。皆曰以爲民極。○王氏充耘曰。天子以身建極於上。而謂三公爲民極者。何。蓋論道經邦。三公之責。是亦所以爲民極也。偶王者上而天子。次卽三公。相與共治天下。蓋三公所以副貳天子。如耦耕相似。在亶乘茲大命。如亶聰明之亶。言的實如此。夫天之大命。無人焉以乘載之。則墜地矣。故偶王以乘此大命者。公之責也。夫謂之三公。則位不可謂不尊。欲其偶王以乘大命。纘文王之德。以承無窮之憂。則責任不可謂不重。武王命召公如此。公乃欲去。獨不思念前人之言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集傳　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集說　眞氏德秀曰。周公言天威。曰肆念我天威。蓋天在我而不在外。此心少有不存。則是不念天威矣。豈必求之外乎。○陳氏櫟曰。我天威。如召誥言我受天命。大臣與國同體。天命天威。皆以我負荷之。不敢以不切已視之也。○朱氏子道曰。殷喪大否。卽天威之在殷也。使不監於殷而去之。則天威昔在殷。而今將在周矣。可不念此而留乎。殷喪從有殷嗣天滅威來。天威從弗永遠念天威來。此節又舉天

威之可懼者留之也。○王氏綱振曰。周公監殷喪大否。留公以共濟此周公之允也。召公能肆念天威留與周公共濟此召公之敬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集傳　戡。勝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爲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爲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

超然肥遯。陳氏師凱曰。肥遯。遯卦上九爻辭也。程子曰。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飄然遠逝無所繫滯之爲善。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

集說　蘇氏軾曰。德勝福則安。福勝德則危。今天休滋至。恐二人德不能勝。由此知召公之不悅。蓋以滿溢爲憂也。○周公言汝以滿溢爲憂乎。則當求俊民而顯明之。他日讓此後人于昌大之時而去。未晚也。○王氏安石曰。大臣之善在乎能讓。讓則推賢揚善而無妨功害能。此所以能明俊民。○朱子曰。襄我二人。周公自謂

已與召公。○陳氏經曰。今時未至盛大。未有賢俊可讓。召公未可去也。大臣進退。常以得人爲慮。有賢者可以讓。則身可以退。蕭何且死。必引曹參。管仲不能薦賢。所以不免於議也。○王氏樵曰。文王時則有五人。武王時則有四人。弗戡也。今惟我二人而已。其何以戡。夫滋至之休乎。滋至則盈。盈則難持。召公所以有盈滿之懼。然知懼在於自强。非可以退求自免也。故曰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勉其益修德以自盡。益求賢以自輔爾。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言。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集傳　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敘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求人所說而從者也。

集說　蘇氏軾曰。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然今日之休。未可以爲足也。惟至於日月所照。莫不率服。乃已耳。○陳氏大猷曰。伐淮夷踐奄。在此書後。可見當時未能罔不率俾也。右二章。以文武留召公不惠若茲多誥。語皆相應。告汝朕允。與予不允。惟若茲誥下文予告汝皆我允信之心也。我豈

不信而惟若此誥語乎。我豈不相惠順而若此多誥乎。末謂今日之休不可恃。前人之功所當終。必極天所覆日所照皆臣服。然後文王之功。方可以成。言我與汝當同任其責而咸成之。惟不倦可以成終。召公殆未可去也。前以商六臣周五臣四臣留之。末以文武與身留之。諄切至此。召公得不留哉。○陳氏雅言曰。是時洛邑既宅。頑民既遷。有卷阿鳳凰之歌。有既醉鳧鷖之雅。謂之今日休宜矣。然而淮夷未滅。西奄未踐。東夷未伐。肅慎未來。謂之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召公得不留意哉。吳氏之言。可謂深達周公之心。而善達人情之論者矣。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集傳　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耶。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

集說　夏氏僎曰。天命難諶。民心難保。大臣去留。繫天命之從違。民心之向背。今召公欲去。實周公之憂也。○顧氏錫疇曰。子不惠。正應告汝朕允句。閔天越民者。國有老成。則天眷不移。民心永保。不然。則胥可憂耳。予惟用憂之深。故不覺言之切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集傳　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

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集說　呂氏祖謙曰召公之欲去也見民之罔尤違謂民心已安而可保此其欲去之根故卒章復深言民情難保以警之洛誥周公之留則有酬答載於簡冊此篇乃無召公肯留之語其領受之意固見矣

纘論　林氏之奇曰無逸君奭皆周公所作方其爲成王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君之憂勤及其爲召公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臣之輔相言各有所當也○王氏柏曰此篇文意雖多不可曉大意是周公留召公共政之書也歷舉湯之興有此六臣文武之時有此五臣今日止有吾二人而已當時雖有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諸臣要未可與召公班也周公拳拳於天命之難保而幼主之不可不開導輔相之意反覆憂深求助懇惻故召公竟無他辭○董氏鼎曰一書之中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知次言天命可畏惟人是賴又次言殷先王與我文武得人之助然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君若求去豈我一人所能戡哉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切是以言之詳召公同功一體之人均有忠君愛國之心者也安得不油然而感幡然而留哉○郝氏敬曰竊觀周公之志而知聖人天行之健不息之誠以天地民物爲心未嘗遲回於衰

耄之年也。吾當爲之事。與夫不可辭之責。一息不容少懈。吾夫子思夢見周公。孟子謂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讀君奭。始信其然矣。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六